

往返臺灣與馬尼拉的華人與華人物品 (1626-1662) : 以西班牙帳簿為討論中心*

方真真**

摘要

從 1626 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起，因北臺灣資源有限，當地的駐軍與人員便需仰賴馬尼拉政府派員載物的援助，而筆者從西班牙印地安斯檔案館 (AGI) 所蒐集到的 Contaduría 檔案，找到這方面的帳簿，內含華人往返兩地的資訊。本文主要運用 1626 至 1662 年間與臺灣有關的帳簿，來探討下面問題：(1) 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期間派往北臺灣的華人、混血華人及其所從事的行業為何？(2) 運往北臺灣的物品，有哪些是跟馬尼拉當地華人所購買？(3) 從北臺灣前往馬尼拉貿易的華商有哪些人？(4) 1642 年以後隨著西班牙人離開北臺灣，往返臺灣與馬尼拉的華商有誰？

本文指出，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期間派往當地的華人有駕駛中式帆船的領航員和船員，以及建造北臺灣要塞的華人石匠、磚瓦工、鋸工和木匠，其中有些人知其姓名。其次，有三位華商被派到北臺灣援助，但真正抵達的只有 Rufu 及其叔父的舢舨。為了與北臺灣的閩南商人溝通，馬尼拉政府派遣混血華人通事 Pablo Pacheco 和 Francisco Hernández 前往當地。從其他西班牙史料得知混血華人通事 Matheo de Vera y Pedro 和華人醫生曾在北臺灣服務。菲島的西班牙政府不僅在北臺灣的征服與基礎建設仰賴華人，在經濟生活上也很仰賴華人，許多運往北臺灣的食品、日常用品是向馬尼拉當地華人購買，而澗內華人長官及某些行業的華人

* 本文曾於 2020 年 9 月 17 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臺灣制度與經濟史學會協辦的「第三屆臺灣商業傳統：海外連結與臺灣商業」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林本源基金會年會宣讀，會中感謝評論人陳宗仁教授提供寶貴意見，以及在場的林玉茹教授、曾品滄教授和陳計堯教授提出之建議，並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提供重要的修改意見。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部分成果之一，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152-010-MY2。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7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3 月 18 日。

頭人是貨品的主要提供者。從1630年起約有九位華商從北臺灣前往馬尼拉貿易，但貿易量有限。到了1642年西班牙人退出北臺灣以後，更少見華商往返臺灣與馬尼拉貿易，其路線從雞籠轉到大員，在帳簿僅見1650年代有 Chapsaqua、Quianco 及 Yocsay 三位華商。

關鍵詞：臺灣、馬尼拉、華人、十七世紀、西班牙帳簿

- 一、前言
 - 二、派往北臺灣的華人
 - 三、補給北臺灣的物資與馬尼拉華人
 - 四、從臺灣前往馬尼拉的華商
 - 五、結論
-

一、前言

十六世紀末，征臺的議題已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間被提出，這項提議直到1626年才付諸行動。因1624年荷蘭人佔領南臺灣大員（今臺南安平），攔截前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荷蘭人的行動直接威脅到菲律賓西班牙人的生存，於是征服臺灣已是情勢所需。1626年5月西班牙船隊前往北臺灣，佔領雞籠，建造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希望吸引更多的閩南海商前往雞籠交易，以期開闢一條連結福州到北臺灣、北臺灣聖薩爾瓦多到馬尼拉3處的貿易航線。不過，僅短短16年（1626-1642）的時間，北臺灣後來也成為荷蘭人的據點。關於這段歷史的史料最早收入在E. H. Blair和J. A. Robertson所編譯的菲律賓群島叢書，¹ 但有系統的整理可見於鮑曉鷗（J. E. Borao Mateo）及李毓中等人所編史料，² 而且目前已累積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西班牙人對北臺灣的治理、傳教、貿易、原住民等議題。³

¹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3-1909).

²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2);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

³ 早期曾運用北臺灣西班牙史料發表相關著作的研究者有中村孝志、廖漢臣、賴永祥、方豪、曹永和等人。之後有陳國棟、鮑曉鷗、翁佳音、陳宗仁、李毓中、李壬癸、詹素娟、吳奇娜、康培德、林偉盛

事實上，早在 1626 年 5 月前往佔領北臺灣的西班牙船隊中，已有華人船員和華工跟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後，因北臺灣資源有限，當地的駐軍與人員便需仰賴馬尼拉政府派員載物的援助，這在鮑曉鷗和陳宗仁的著作都已提及，⁴ 此處不再詳述。但馬尼拉會計室（Contaduría）帳簿對這些前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人員姓名、職業及薪資等有更清楚的說明，這些前往的人員及運往的物資也包含華人（sangle/sangleyes）、⁵ 兩位混血華人及向華人購買的物品。我們在西班牙塞維亞（Sevilla）印地安斯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簡稱 AGI）的檔案編號 AGI, Contaduría, 1211 至 AGI, Contaduría, 1235 共 25 捆的卷宗中可以找到這方面的文件。筆者曾針對 AGI, Contaduría, 1211 至 AGI, Contaduría, 1219 共 9 捆的卷宗做過分析，⁶ 並已出刊 AGI, Contaduría, 1211 至 AGI, Contaduría, 1215 中與北臺灣有關的文件。⁷ 最近 3 年來筆者在檔案編號 AGI, Contaduría, 1220 至 AGI,

等人，尤其是鮑曉鷗、翁佳音、陳宗仁、李毓中有較多作品討論北臺灣西班牙人的歷史，然因與本議題無直接相關，此處不詳述。

⁴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Fleets, Relief Ships and Trad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ila and Jilong, 1626-1642,"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2003), pp. 307-336;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09-212。

⁵ 學界對 sangle (單數) / sangleyes (複數) 詞源有不同的解釋，有稱「常來」、「商旅」或源自「生理」等說法，一般多以「華商」稱之。然到了十七世紀下半葉此詞似乎已轉有多種意涵，有指住在澗內的中國人、閩粵沿海地區、生意人之意，以及從東亞到菲律賓經商且會說閩南語的人。在馬尼拉海關文件中 sangle/sangleyes 不僅指來自閩粵的族群或僑居菲律賓的華人，甚至來自東亞其他不同地區的華人皆稱 sangle/sangleyes，其職業有商人、船員、漁夫、手工業者等，這些人報關時多以閩南語溝通，僅少數人通曉西班牙語。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頁 10。在漢文文獻中對居住在呂宋的中國人則稱呼「華人」、「唐人」或「唐民」，然「華人」出現的頻率較多，諸如《明史》卷三二三〈呂宋傳〉、《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呂宋〉及卷一二〈逸事考〉中與呂宋有關的逸事。〔按：《使琉球記》云：「……國人呼中國為唐山、呼華人為唐人也」。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琉球紀錄集輯（下）》（臺北：該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92 種，1971），頁 174。故本文暫以「華人」來稱呼 sangle/sangleyes〕。

⁶ 方真真，〈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收於鄭永常主編，《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臺北：里仁書局，2015），頁 369-418；Chenchen Fang, "Colonias Españolas en Asia en el Siglo XVII: Relaciones entre Manila y San Salvador (Norte de Taiwán)," in Salvador Bernabéu Albert, Carmen Mena García, and Emilio José Luque Azcona, eds., *Filipinas y el Pacífico: Nuevas Miradas, Nuevas Reflexiones* (Sevil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2016), pp. 53-74.

⁷ 參見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內有西班牙文及中譯對照。關於帳簿的形成、提供者與抄錄者生平說明，可參閱本書導論，在此不擬重複。

Contaduría, 1235 共 16 捆的卷宗中，發掘到更多與臺灣有關的帳簿，這些卷宗多屬 1640 至 1662 年間的文件，其中有更多華人往返臺灣與馬尼拉灣的消息，而且有一些文件記錄從馬尼拉灣運往北臺灣的物資是向華人購買。⁸ 此外，在 1642 年西班牙人退出北臺灣以後，臺灣與馬尼拉之間仍有零星貿易往來，其中華商在兩地扮演重要角色，我們從這批西班牙帳簿也可以得知這些訊息。

故本文主要運用上述 1626 至 1662 年間與臺灣有關的帳簿。透過這批帳簿，筆者試圖討論以下 4 個問題：

- (1) 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期間派往北臺灣的華人有哪些人？這些華人從事何種行業？其次，兩位混血華人又是誰？
- (2) 運往北臺灣的物品中，有哪些是跟馬尼拉當地華人所購買？
- (3) 從北臺灣前往馬尼拉做生意的華商有哪些人？
- (4) 1642 年以後隨著西班牙人離開北臺灣，往返臺灣與馬尼拉的華商是誰？

二、派往北臺灣的華人

從上述 Contaduría 卷宗我們可以歸納出 1626 至 1642 年間派往北臺灣的華人主要有華人船員、華工、華商及混血華人通事 (interprete)。除了混血華人通事是教徒以外，僅見一位名叫 Joan Chinbu 的華人石匠頭人 (cabeza) 是教徒，其他華人船員、華工及華商皆為異教徒。以下針對這些派往北臺灣的華人及混血華人作討論。

(一) 華人船員

1626 年 5 月 5 日前往佔領北臺灣的西班牙船隊中，已有華人異教徒 Onço 領

⁸ 事實上，AGI, Contaduría, 1225A 卷宗雖有與北臺灣有關的帳目，但與華人無關；AGI, Contaduría, 1230 卷宗主要收入 1651 年至 1652 年的帳目、AGI, Contaduría, 1233 卷宗收入 1658 年至 1660 年的帳目、AGI, Contaduría, 1234 卷宗收入 1660 年至 1661 年的帳目、AGI, Contaduría, 1235 卷宗收入 1661 年至 1662 年的帳目，前述這些卷宗皆無與臺灣有關的文件。直到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後，這批帳簿（亦即從 AGI, Contaduría, 1236 起）才出現與臺灣有關的文件。但若非透過一頁頁地翻閱和傳抄這些數以萬頁計的帳目，無法得知詳情。即便僅零星帳目有 1650 年代華人往返臺灣與馬尼拉訊息，但本文仍將研究時間設定在 1626 年至 1662 年間，以期對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時期到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前的華人往返臺灣與馬尼拉之情形有整體了解。

航員帶領 13 名華人船員前往，這 14 人在一艘由 Andrés de Carauajal 船長所負責的陸下舢舨 (champan de su Magestad)⁹ 上工作，他們於 1626 年 5 月 15 日至 10 月 24 日共 163 天一起在福爾摩沙島工作，這段期間他們超時工作，故領取的工資比平時多，共領 260 比索 (pesos)¹⁰ 6 多幣 (tomines)，¹¹ 其中預支 189 比索，剩下 71 比索 6 多幣則等他們返回馬尼拉後才支付。¹² 1627 年或 1628 年一艘 Carabajal 的舢舨曾從馬尼拉載運物資前往北臺灣援助，然不幸在臺灣東部 Rarangus 的村社被搶奪，並有 10 個西班牙人被殺害，¹³ 只是此次航行不知有無華人船員。鮑曉鷗認為 Carabajal 指的是 Cristóbal de Carvajal，此人曾出現在 1640 年 5 月 25 日北臺灣長官 Gonzalo Portillo 寫給菲島統治者的信中，信中提到 Cristóbal de Carvajal 少尉當時無支薪擔任大士長官助理，工作忙碌，尤其是所有與石灰相關的事，以及與保衛此堡壘和其他服務陛下的事，他有 15 年服役經驗，其中 13 年確實在這些堡壘曾是 Pedro de Eguíluz 指揮官連隊的長官及淡水堡壘的班長，他後來於 1641 年荷蘭人進攻時喪命。¹⁴ 然前述並無法確定 Cristóbal de Carvajal 曾擁有舢舨，而前述鮑曉鷗所提及的 Pedro de Eguíluz，在這批西班牙帳簿中則記載他於 1635 年前往北臺灣，隔年返回時，所搭船隻聖佛朗西斯哥 (San

⁹ 原文 champan de su Magestad 指的是西班牙國王陛下所屬的舢舨，champan 的船型是雙桅中式帆船，而非單桅帆船，詳細說明及 champan 圖像可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 (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 (第一冊)》，頁 55-57，此處不擬重複。

¹⁰ 單數 peso，複數 pesos，貨幣單位，是一種假想的記帳貨幣，沒有鑄造、本身不存在的錢幣，當時在美洲各鑄幣廠所造的銀幣只有 ¼ 里耳 (real)、½ 里耳、1 里耳、2 里耳、4 里耳及 8 里耳等不同幣值，而 8 里耳就換算為 1 比索 (peso)。那時閩南人將 peso 稱為「幣峙」，將 real 稱為「料釐」，此處的幣峙就是指 8 里耳。關於美洲白銀的製造與傳入菲島和東亞地區的詳細說明可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 (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 (第一冊)》，「第四章 貨幣流通的狀況」，頁 79-90。學界多將西班牙文 peso 譯為「比索」或「披索」，也有譯為「西元」，西班牙文 real 則譯為里耳或里爾。

¹¹ 單數 tomin，複數 tomines。依金幣的價值，tomin 相當於 ¼ Castilla 比索。1 多幣 (tomin) 等於 12 格拉諾 (granos)。其幣值的換算與里耳一樣，1 比索 (peso) 等於 8 里耳 (reales)，也等於 8 tomines。

¹²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1-25。

¹³ 此份資訊來自 Jacinto Esquivel 的報告，鮑曉鷗和李毓中所編的史料都來自馬尼拉 Santo Tomas 大學檔案館，編號：AUST, Libros, Tomo 49, ff.306-316v。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63;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3-4、32-33。另 Ávila 道明會檔案館 (APSR) 藏有一份 Jacinto Esquivel 的報告原檔，見檔案編號：APSR, Ávila, Sección 33, Formosa, Tomo 1, Doc. 6, fol. 129r。

¹⁴ 鮑曉鷗的推論可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163-164 註 5 的說明。

Francisco) 號曾迷航。¹⁵ 十七世紀西班牙手稿的 b 也寫成 u, 筆者以為 Carabajal 的舢舨可能是前述 Andrés de Carauajal 船長的舢舨, 不太可能是 Cristóbal de Carvajal。

另有 14 位華人船員 (含華人領航員 Cuytay) 服務於一艘 Juan de Esquivel 船長的陸下舢舨, 從帳簿只知 Cuytay 和 7 位華人船員從 1627 年 3 月 25 日至 1628 年 3 月 29 日共 12 個月 5 天在北臺灣工作, 這 8 人的總薪資共 255 比索 2 多幣 8 格拉諾 (granos),¹⁶ 另華人船員每人每月可配給 20 升 (gantas)¹⁷ 精米 (arroz limpio)。¹⁸ 其中領航員 Cuytay 完成工作共領 63 比索 5 多幣 11 格拉諾, 而且絕大多數的款項都是返回馬尼拉後所領取。¹⁹ 一般來說, 除非超量工作, 否則華人領航員每月支領 3 比索 4 多幣, 華人船員則領 2 比索 4 多幣。(見附表一)

1629 年 4 月 6 日至 7 日, 馬尼拉方面付給兩艘陸下舢舨的 Rodrigo González 船長和 Francisco Ferreyra 船長, 以及在他們船上工作的 23 位華人領航員和船員, 包含三哥 (Sanco) 和七哥 (Chico) 這兩位領航員, 總共 347 比索 4 多幣的預支薪資, 以便讓他們前往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工作, 其中 Rodrigo González 和 Francisco Ferreyra 按兩次給付他們每人 25 比索。²⁰ 1632 年一艘陸下舢舨於聖週 (Semana Santa)²¹ 從福爾摩沙島前往馬尼拉, 船上有 50 人, 含西班牙人、華

¹⁵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211v-212r, 534r.

¹⁶ 單數 grano, 複數 granos, 錢幣單位。1 grano 約等於 48 毫克重, 12 granos 等於 1 多幣 (tomín)。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p. 1055. 本文以西班牙語拼音譯為「格拉諾」。

¹⁷ 單數 ganta, 複數 gantas, 容量單位。從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雙語辭典第 24 頁中出現的「升: para gantas」、「四升米: quatro gantas de arroz」之西班牙語與漳州語對照, 即可知道「ganta」指的是「升」, 但令人疑惑的是不知為何此辭書的第 33 頁卻出現「升: terceira parte de una ganta」。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1620 (萬曆 48 年)], 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藏, pp. 24, 33. 此外, 按西班牙辭典, ganta 是菲律賓穀物的計算單位, 1 ganta 等於 3 公升 (litros)。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p. 1021. 按前述, 那時期的 ganta 應是指「升」。

¹⁸ 方真真主譯, 《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 第一冊 (1626-1633)》, 頁 93-98。

¹⁹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 496v.

²⁰ 方真真主譯, 《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 第一冊 (1626-1633)》, 頁 122、161-162。

²¹ 聖週是用來紀念耶穌的受難, 在復活節的前一週舉行, 是天主教重要節日, 至今西班牙許多城市仍舉行聖週遊行, 每年的時間不一, 通常在 3 月 22 日至 4 月 25 日之間。1632 年的聖週剛好是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 參見「Fechas Semana Santa 1632,」「IDEAL」, 下載日期: 2021 年 3 月 25 日, 網址: <https://calendarios.ideal.es/semana-santa/1632>。

人和日本人，這些人在噶瑪蘭（Cabaran）全被原住民殺害。²² 前述舢舨上被殺的華人有可能是之前派去的華人船員。

到了 1636 年，前往新西班牙（指墨西哥）和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援助的船隻也有西班牙船員和華人船員。²³ 隔年 3 月 29 日，預支 66 比索給華人 Chajon 和其他 8 位華人籍同伴及 2 位菲律賓原住民見習水手，他們在船長 Alonso Rendon 負責的陸下舢舨上服務，讓他們帶貨品前往卡加揚（Cagaian/Cagayán）²⁴ 省並送到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作援助之用。²⁵ 1639 年 8 月 11 日，預支 397 比索 4 多幣給 Antonio Rodríguez Valenciano 和 Manuel González de Palma（這兩人是兩艘陸下舢舨的船長），以及在其舢舨上工作的領航員、船員和見習水手，以便讓他們前往福爾摩沙島堡壘。其中 Antonio Rodríguez Valenciano 船長和 Manuel González de Palma 船長每人 37 比索 4 多幣，分 3 次支付；在 Antonio Rodríguez Valenciano 舢舨上服務的華人領航員 Bueco 及其同伴（即 13 位華人船員和 2 位見習水手），分 3 次支付他們 144 比索 4 多幣；給另一艘舢舨船長 Manuel Gonzáles de Palma 的華人領航員 Liangon 及其同伴（即 16 位華人船員和 3 位見習水手），分 3 次支付他們 178 比索 4 多幣的薪水。²⁶

最後一次航向北臺灣運送物資的華人船員是在 1641 年 4 月 24 日以後，這日財政人員支付 352 比索 4 多幣給一艘陸下舢舨船員兼船長 Phelipe de Sanctiago，以及搭乘此舢舨的船員 Diego Martín Pareja 和 Francisco Martín de Tauera。其中 112 比索 4 多幣付給前述 3 人，分 3 次支付，每人 37 比索 4 多幣；並付 240 比索給在此舢舨服務的華人領航員、華人船員及見習水手，即領航員 Chaico 和 17 名華人船員及 2 名菲律賓原住民見習水手，分 4 次給付，給領航員每次 4 比索，每

²² 此份資訊來自 Jacinto Esquivel 的報告，鮑曉鷗和李毓中所編的史料都來自馬尼拉 Santo Tomas 大學檔案館，編號：AUST, Libros, Tomo 49, ff.306-316v，李毓中所編的史料提到船上人數是 50 人，但鮑曉鷗所編的史料卻誤抄為 80 人。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63；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3、31。在 Ávila 道明會檔案館有一份 Jacinto Esquivel 的 *Memo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es a la ysla Hermosa* 原檔，此原件編號：APSR, Ávila, Sección 33, Formosa, Tomo 1, Doc. 6, fol. 129r. 其中也清楚寫出此舢舨人數是 *cinquenta personas*（50 人）。

²³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411v-412r.

²⁴ 原文有寫成 Cagaian 或 Cagayán，中文古稱「大港」，位於呂宋島最北部的一省分。

²⁵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749r-749v.

²⁶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92r-392v.

位華人船員每次 3 比索，每位見習水手 20 里耳。²⁷ 兩日以後（即 26 日），財政人員從王室金庫交給 Phelipe de Sanctiago 3,000 比索，讓他搭乘所負責的舢舨，將這筆金額攜往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轉交給當地擔任會計室官員兼付款員，之後將已轉交給他的收據帶回並作結算。²⁸

附表一除了列出的華人領航員和船員之外，某些舢舨也載有少數西班牙船員和菲律賓原住民船員。其他陛下舢舨只知有西班牙船員，船上是否有華人船員則無法確知，例如：由 Pedro Lorenço 負責，於 1629 年從福爾摩沙島返回馬尼拉的聖克魯斯（Santa Cruz）號陛下舢舨；²⁹ 1631 年前往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要塞的兩艘舢舨上為陛下工作的領航員和船員們；³⁰ 1634 年前往福爾摩沙島的 3 艘陛下舢舨船長 Juan Ramos、Juan Bautista de Torres 及 Manuel Fernández，³¹ 同年返回馬尼拉的 Francisco Lorenço 船長的陛下舢舨；³² 1635 年從福爾摩沙島回來的 Juan de Gaçeta y Vrrutia 少尉的舢舨；³³ 1637 年 5 月前往北臺灣的陛下舢舨班長 Mateo Gómez 助理，³⁴ 此人所搭的舢舨於同年 7 月返回馬尼拉，³⁵ 後他又搭此舢舨於 1639 年前往北臺灣援助，途中迷失，曾被北臺灣長官 Cristóbal Márquez 認為已沉沒於海中；³⁶ 而西班牙帳簿記錄 1639 年前往福爾摩沙島援助的陛下舢舨，³⁷ 可能是前述 Mateo Gómez 的舢舨；1640 年各由 Rafael Gonçales 船長和 Diego Pacheco 船長所負責的陛下舢舨，這兩艘舢舨上各載有士兵和人員；³⁸ 1640 年 Manuel Antunes 搭舢舨返回馬尼拉，³⁹ 到了 1641 及 1642 年他以領航員的身分，搭乘 Manuel Fernández 負責的陛下舢舨往返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要塞。⁴⁰

²⁷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294v-295r.

²⁸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331r, 408r-408v.

²⁹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108、160、181、187。

³⁰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247。

³¹ AGI, Contaduría, 1216, fols. 326v, 510r, 523v.

³² AGI, Contaduría, 1216, fols. 119r-119v.

³³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157r-157v, 157v-158r.

³⁴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353.

³⁵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71r.

³⁶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305, 316.

³⁷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1332r.

³⁸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s. 209r, 355r-355v, 416r, 422v.

³⁹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14v-15r.

⁴⁰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 14v;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s. 223r, 282r-282v.

另在 1641 年 5 月 Juan de Saraus 負責的陛下舢舨前往北臺灣，⁴¹ 同年返回馬尼拉。⁴²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殖民菲律賓以後也開始雇用華人船員為西班牙船隻服務，並打造中式帆船以便航行於東亞港灣，而華人船員擅長駕駛中式帆船，故赴北臺灣的華人領航員和船員多服役於舢舨。

（二）華工

許多住在馬尼拉的華人在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期間，被派往當地工作，推動北臺灣的基礎建設。華人的石造技術可追溯於十六世紀末馬尼拉城建成石造城市時，Santiago de Vera（1584-1590）讓（菲律賓）原住民和華人學習製作方石（cantería），並投入馬尼拉城的建造工程。⁴³ 隨著時間，華人一代傳一代已成為專業的石匠。於是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初期，為了建造聖薩爾瓦多堡壘和其他要塞，便從馬尼拉派遣許多華人石匠（cantero）、磚瓦工（tejero）、鋸工（aserrador）及木匠（carpintero）前往。被派往北臺灣建造要塞的華工，筆者在之前所發表的文章雖有提及，但此處有較完整與更多的訊息。⁴⁴

1626 年 5 月 5 日，西班牙船隊從呂宋卡加揚出發，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 月 10 日抵達三貂角（Santiago，今貢寮鄉），5 月 11 日到雞籠港，並將此港命名為聖三位一體（Santísima Trinidad），5 月 16 日西班牙人在和平島舉行佔領儀式，隨即在島上建一堡壘，稱聖薩爾瓦多，並在此島的小山上建立一稜堡，以協防聖薩爾瓦多。⁴⁵ 在佔領北臺灣的西班牙船隊中也有 3 位華工，一位是木匠 Yaguan，另兩位是鋸工 Pete 和 Sete，Pete 和 Sete 只工作到 1627 年 5 月 4 日，Yaguan 則服務至 1629 年 4 月 30 日。⁴⁶ 不過，此時（指 1626 年 5 月）的聖薩爾瓦多堡壘還

⁴¹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330.

⁴²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 15r;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s. 30v, 31r-31v; AGI, Contaduría, 1224, fols. 118r-118v.

⁴³ María Lourdes Díaz-Trechuelo Spinola, *Arquitectura Española en Filipinas (1565-1800)* (Sevill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1959), p. 11.

⁴⁴ 方真真，〈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頁 386-387、403-404。

⁴⁵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72, 75, 81.

⁴⁶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51、203。

不是一堅固的防衛要塞。所以同年 9 月西班牙政府派遣更多華工前往北臺灣要塞幫忙，已知的華工有鋸工頭人 Quinion 和 43 位華工，⁴⁷ 另有 15 名不具名的華人石匠和 1 位華人鋸工。⁴⁸ 之後，在 1627 及 1628 年間又陸續派華工前往北臺灣堡壘工作。1627 年從馬尼拉搭同一艘船前往北臺灣堡壘工作的有華人石匠 Tionghuya、Bihuy、Chichican 及 Suysuan。⁴⁹ 按 1627 年 5 月 7 日所開的預支薪資單據時間，華人石匠頭人 Joan Chinbu 及其 16 位華人石匠應該也是搭前述船隻。⁵⁰ 1628 年前往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工作的有華人石匠頭人九哥 (Cauco)⁵¹ 及其 12 位華人石匠，以及華人磚瓦工 Huygou。Huygou 於同年 4 月 1 日在機易港 (Cavite) 揚帆啟航；⁵² 按預支薪資時間，九哥及其 12 位華人石匠應該也是搭這艘船。⁵³ 到了 1629 年 3 月 21 日，馬尼拉財政人員讓 4 位磚瓦華工預支 4 次共 90 比索的薪資，以便前往福爾摩沙島要塞工作。⁵⁴ 從附表二可見多數在北臺灣建造要塞的華工都待到 1629 年，某些華工僅知其預支的薪水，但有不少人可知他們在北臺灣工作時間和總共領取的薪資。

就上述這些人的薪資來看，石匠和磚瓦工的薪水一樣，每日可領 1.5 里耳 (即月薪 5 比索 5 多幣)。一般而言，除了鋸工 Pete 和 Sete 的日薪與石匠和磚瓦工一樣以外，其他鋸工的日薪少了 0.5 里耳，而石匠和磚瓦工的月薪比木匠的 5 比索 4 多幣多出了 1 多幣 (等於 1 里耳)。除了薪資，這些華工每月也有一份米的配給，石匠每月可分配到 20 升精米，木匠有 15 升精米，其他磚瓦工和鋸工也可領一份米，只是帳簿沒有註明米的額度。(見附表二)

1626 至 1629 年間西班牙人忙於建造聖薩爾瓦多堡壘，並在其附近另造 3 個小要塞 (指 la Retirada 或稱 San Antón、San Millán、el cubo 或稱 San Luis) 來幫

⁴⁷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29-130。

⁴⁸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22-223、360。

⁴⁹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14-221。其中有 2 位華人石匠，即 Chichican 和 Suysuan，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見附表二)。

⁵⁰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6-27。

⁵¹ 按閩南語讀音“co”即“哥”。從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雙語辭典中得知西班牙語拼音“cau”即閩南語的“九”。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p. 17. 故 Cauco 即九哥。

⁵²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31-132。Cavite 港位於馬尼拉灣，在馬尼拉城的南方，漢文文獻有稱「佳逸」、「交逸」、「加溢」，《明史·呂宋傳》則作「機易」。

⁵³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71-72、153-154。

⁵⁴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34。

忙防衛主堡壘聖薩爾瓦多。除了建築師（alarife）Miguel Ramírez 和堡壘製圖者（traçista）Nicólas Bolen 負責堡壘的工程與設計之外，⁵⁵ 華人不僅供應建材石灰，⁵⁶ 重要的建造工作也派遣前述華人石匠、磚瓦工、鋸工及木匠來做。鮑曉鷗所編的史料僅有 4 則訊息：一是前述任命 Nicólas Bolen 負責堡壘的工程與設計；二是 1632 年 Jacinto Esquivel 神父的報告「石材建築工程，華人比原住民（indios）更適合」；⁵⁷ 三是 1638 年 4 月 20 日付 190 比索給華人石匠 Lanco，以修築 San Sebastián 稜堡 97 搨（brazas）⁵⁸ 的城牆；⁵⁹ 四是最後一任駐臺長官 Gonzalo Portillo 在 1640 年提到當時停留在北臺灣的士兵中有 22 位擔任木匠、採石工、鋸工及石匠的 Pampanga 人。⁶⁰ 陳宗仁從上述引證認為堡壘的建造者，除了西班牙人，亦有菲律賓原住民、雞籠原住民與華工參與築城，雞籠堡壘的建築仍仰賴華人工匠，菲律賓原住民亦是主要的築城工人。⁶¹ 這推論是因為鮑曉鷗所編的史料非常侷限，沒有 1626 至 1629 年間建造堡壘的直接訊息，但陳宗仁的說法也有其道理，不過有些應是西班牙殖民後期堡壘修築的情況，其中 San Sebastián 稜堡不知是指何處。事實上，在會計室帳簿僅出現一位菲律賓原住民石匠 Marcos Baton，此人從 1626 年 5 月 1 日到 1635 年 9 月 12 日以此職在福爾摩沙島要塞為陛下服務了 9 年 135 天，共得 281 比索 1 多幣 4 格拉諾薪資。⁶² 換算 Marcos Baton 所得的日薪約 7 格拉諾多，1 多幣約等於 12 格拉諾，可見他的待遇遠遠不如華人石匠，這也因其建造技術較低之緣故。另有 15 名卡加揚省原住民在 1626 年 5 月 4 日到 1627 年 3 月 16 日間，於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從事堡壘工事建材裝卸工作，每人每

⁵⁵ 從會計室帳簿可知建築師 Miguel Ramírez 於 1629 年被派往北臺灣時的年薪有 400 比索，比 1628 年 6 月 23 日被任命為堡壘的工程師和製圖者 Nicólas Bolen 的年薪 250 比索還優渥許多，但之前 Nicólas Bolen 還是砲手時年薪原有 200 比索。參見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109-110；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126-127.

⁵⁶ 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著、Nakao Eki 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8），頁 407-408。

⁵⁷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74.

⁵⁸ 1 搨（braza）約等於 1 至 1.20 米。

⁵⁹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283.

⁶⁰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324. Pampanga 位於呂宋島，靠近馬尼拉灣北部。

⁶¹ 陳宗仁，〈西班牙統治時期雞籠堡壘的興築與毀棄〉，《臺灣文獻》（南投）54: 3（2003 年 9 月），頁 26-27。

⁶² AGI, Contaduría, 1223, fol. 298r.

月 30 天可領一份米及 1 比索。⁶³ 或許就如前面 Jacinto Esquivel 神父所述，所以較不重要的堡壘工事建材裝卸工則由菲律賓原住民來做。故西班牙佔領北臺灣前期派往當地建造堡壘與要塞的重要工人是這批華人，而非菲律賓原住民。

1629 年 8 月 18 日，荷蘭人到雞籠港偵察時，已見聖薩爾瓦多是一石造方形堡。1631 年荷蘭人已知雞籠有 4 座堡壘，此即 1636 年臺灣駐軍長官 Alonso García Romero 所報告的聖薩爾瓦多、la Retirada（又稱 San Antón）、San Millán 與 San Luis 這 4 座堡壘。⁶⁴ 1637 年起，菲律賓統治者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對臺政策改變，將多餘的砲和兵力撤回馬尼拉，於是廢棄兩座堡壘，兩座保留，到了 1641-1642 年，為了因應荷蘭人攻擊的威脅，於是又設立了 4 座堡壘⁶⁵（指重新整修已廢棄的堡壘，回復以往的 4 座堡壘）。

（三）華商

1626 年西班牙人剛到雞籠，即有福建商人載米糧和建材，準備賣給西班牙人。⁶⁶ 此乃因北臺灣糧食不足，但不久西班牙人即從馬尼拉載米到北臺灣，有時也派華商用其舢舨運往當地，如下面將提及的 Pintay，以作為派往北臺灣服務的人員每月配給的生活糧食，前述華人船員、石匠、磚瓦工、鋸工及木匠皆有此配給。而華商提供的石灰建材是建造北臺灣堡壘與要塞期間賣給西班牙人的商品。馬尼拉政府於 1632 年 4 月 3 日付給華人異教徒 Pintay 50 比索，命令其舢舨載運 100 籃精米（每籃 15 升）赴北臺灣援助；⁶⁷ 另一位被派往北臺灣援助的是來自中國的華人船長 Rufu，他於 1634 年 5 月 11 日在登記完應繳的商品稅後，菲島行政首長下令可不用付超過一半的稅款，但要前往福爾摩沙島為陛下（指菲力普四世）服務。Rufu 原應繳 170 比索 5 多幣 7 格拉諾的 6% 商品稅，但他前往北臺灣為陛下服務，所以只繳了 85 比索 2 多幣 9 格拉諾。⁶⁸ 這兩位被派往北臺灣援助的華

⁶³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138。

⁶⁴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頁 214-217。

⁶⁵ 陳宗仁，《西班牙統治時期雞籠堡壘的興築與毀棄》，頁 34-39。

⁶⁶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頁 237。

⁶⁷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317、325。

⁶⁸ 原文為「... ochenta y cinco pesos dos tomines y nueve granos que metió en la Real caja, Rufu, sanglei capitán de un navío que vino de China el dicho año por la mitad de ciento y setenta pesos cinco tomines y siete granos que montaron los derechos de almorarifago de seis por ciento de las mercaderías que truxo el

商在筆者之前所發表的文章已提及。⁶⁹

在此可以補述的是，Pintay 在旅途中遺失精米而沒完成任務，並於 1634 年 12 月 23 日繳回 50 比索。⁷⁰ 其次，從另一文件得知 Rufu⁷¹ 的一位叔父（tío）去年（指 1633 年）已派遣一艘船來過，當時福爾摩沙島的班長向他要求派出一艘舢舨到淡水（Tanchuy），他也提供了，而其船載有班長要的必需品。⁷² 可見被派遣到北臺灣援助的華商有 3 人，但真正抵達的只有 Rufu 及其叔父的舢舨。

（四）混血華人通事

在前往海外探險與征服的西班牙船隊中通常會有通事（翻譯員）伴隨，此乃為了與被征服之地的原住民和住民溝通，並教導這些人天主教信仰。此項規定可見於 1526 年 11 月 17 日卡洛斯皇帝（el Emperador D. Carlos）⁷³ 在格拉那達（Granada）⁷⁴ 所頒布的法令，這法令在菲力普四世（Felipe IV，1621-1665）時編入《印地安斯法典彙編（*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第 1 本第一題項的第 2 條法令：「……命令抵達海外省分的指揮官、官員、發現者、居民及其他人，應透過通事讓原住民和住民瞭解，教導這些人良善的風俗習慣，讓他們拋開惡習與吃人肉，指導他們我們天主信仰，並對其宣教，以拯救他們……」。⁷⁵ 另在《印地

dicho su navío, y por autos del gouernador y capittán general que están con el registro del dicho navío fue mandado no se cobrarse del dicho sanglei más de la mitad de los dichos derechos que debió sin embargo de la replica de los offsciales Reales que sobre ello se hizo sin que fuesse consecuencia para otros por el servicio que a su Magestad hico en Ysla Hermosa...」。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6, fols. 114v-115r.

⁶⁹ 方真真，〈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頁 394。

⁷⁰ AGI, Contaduría, 1216, fol. 109v.

⁷¹ 此份原稿寫成 Rufo，但從內容可知與 Rufu 是同一人。

⁷²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576r-576v.

⁷³ 卡洛斯生於 1500 年，於 1516 年成為西班牙國王，稱卡洛斯一世（Carlos I，1516-1556），他於 1519 年被推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成為我們所熟知的查理五世皇帝（Charles V, Holy Romam Emperor）。之後於 1556 年將王位退讓給他的兒子菲力普二世（Felipe II），過著隱居修士般的儉樸生活，直到 1558 年去世。

⁷⁴ 位於西班牙南部的一座城市。

⁷⁵ 此條文原文如下：「...ordenaron y mandaron á nuestros Capitanes y Oficiales, Descubridores, Pobladores y otras qualesquier personas, que en llegando á aquellas Provincias procurasen luego dar á entender, por medio de los Intérpretes, á los Indios y moradores, como los enviaron á enseñarles buenas costumbres, apartarlos de vicios y comer carne humana, instruirlos en nuestra Santa Fe Católica, y predicársela para su salvación,...」。參見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安斯法典彙編》第 4 本第一題項的第 9 條法令也命令到海外的發現者須帶通事前往。⁷⁶ 但在派往北臺灣的人員中並不見講馬賽語的通事，反而是前往當地的傳教士與北臺灣原住民學習語言，向其傳播天主教信仰，⁷⁷ 包含在 1632 年寫下北臺灣紀錄的 Jacinto Esquivel，來到雞籠便跟 Taparri 原住民學習語言，⁷⁸ 之後他到淡水也學習當地語言，數月後就撰寫淡水文法及詞彙，讓其他神父可以學習，並將基督教原理譯成淡水語，跟原住民溝通。⁷⁹ 又或者由當地人幫西班牙人翻譯，如 Alance 以前曾擔任西班牙人的翻譯員。⁸⁰ 馬尼拉的西班牙政府比較迫切關心的是，吸引華人前來北臺灣貿易。在佔領雞籠以前，曾擔任菲島行政首長（governador）的 Luis Pérez Dasmariñas 於 1597 年 6 月寫信給現任菲島行政首長 Francisco Tello，⁸¹ 說明征服福爾摩沙島對菲島有利益的證詞，信中建議派遣幾位可靠並知是可信的華人教徒，可以容易地與在那裡、來那裡交易及捕魚的華人溝通，令他們安心並了解我們在那裡對他們是非常有利的。⁸² 可見 Luis Pérez Dasmariñas 熟知派可信的華人通事前往北臺灣與當地華商及華人漁夫溝通的重要性。

Tomo 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98), *Libro I, Título I, Ley ij*, pp. 1-2.

⁷⁶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98), *Libro IIII, Título I, Ley viij*, p. 3.

⁷⁷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86;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頁 128、134。

⁷⁸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205.

⁷⁹ Jacinto Esquivel 撰寫的淡水語有 *Arte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de Tamchui* 和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de Tamchui*，譯有 *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de Tamchui*。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206.

⁸⁰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35。

⁸¹ Gobernador 在西班牙文中有許多意思，如統治者、地方行政長官、省長、政府代表等，派到北臺灣的 Gobernador 可稱臺灣長官，在菲島的統治者可譯為「行政首長」。文中兩位皆曾擔任過菲島統治者，Luis Pérez Dasmariñas 在 1593 年至 1595 年間擔任菲島行政首長，Francisco Tello 則任職於 1596 至 1602 年間。

⁸² 原文如下：「...me parece ynportará y conbendrá mucho, fueran algunas personas de los sangleyes christianos de más seguridad, y persona de más satisfacción que se supiera y pudiera con façilidad tratar con los sangleyes que allí estuviesen y biniesen a trato y pesquería, que procurase asegurarlos y dalles a entender cómo el estar allí nosotros sería para mayor bien suyo y que allí podrían tener trato, amistad y buen tratamiento y paso seguro para venir a estas yslas,...」。參見 AGI, Filipinas, 18B, R.6, N. 52, Bloque 2。因鮑曉鷗和李毓中各自編的書中傳抄有出入，筆者重新閱讀這份原件時發現鮑曉鷗的書缺漏及誤抄的現象很多。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30;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頁 312。

不過，1626年5月前往佔領北臺灣的船隊並無華人通事，而是一位閩南語說得很好的道明會神父 Bartolomé Martínez。但 Bartolomé Martínez 神父待了一年就返回，之後於 1628 年與雞籠的長官 Antonio Carreño de Valdéz 一同被派往中國，到了 1629 年他再度前往北臺灣，卻不幸於同年 8 月 1 日在荷蘭人攻擊淡水時溺斃。⁸³ 在這種情況下，菲律賓的西班牙政府於是在 1628 年初派混血華人通事 Pablo Pacheco 前往，同年 4 月 1 日他在機易港上船，前往福爾摩沙島要塞，到了 4 月 29 日才正式在北臺灣擔任漢語通事，直到 1630 年 12 月 29 日卸任。其年薪有 150 比索，共賺取了 412 比索 1 多幣 6 格拉諾，⁸⁴ 但西班牙政府未按時支付薪水，而是斷斷續續，直到 1639 年 10 月 14 日才付清給他的薪資。⁸⁵

在 Pablo Pacheco 返回菲律賓以前的 1629 年 8 月 29 日，另一位混血華人 Francisco Hernández 也被派往雞籠擔任漢語通事，他在北臺灣工作到 1635 年 8 月 13 日，總共服務了 5 年 350 日，賺取了 893 比索 6 多幣 8 格拉諾，其中 248 比索 7 多幣 6 格拉諾是他返回馬尼拉後的 1642 年 2 月 24 日，才由其代理人 Gregorio de Lizarralde 指揮官領取，另 497 比索 7 多幣 2 格拉諾樂捐給陛下，並未領取。⁸⁶ 扣除前述金額，可見 Francisco Hernández 親自領取的金額是 147 比索，是他前往雞籠前就已經預支的薪水，而真正獲得的薪資僅剩不到一半。在他卸任前一天（即 1635 年 8 月 12 日）發生了第 3 任駐北臺灣長官 Alonso García Romero 留審案件的訊問，當時剛好由與他同名同姓的第 4 任駐北臺灣長官接手此案，從此訊問文件可知 Francisco Hernández 當時不僅是通事，也身為澗內（Parián）⁸⁷ 華人長官。另有一位名叫 Matheo de Vera y Pedro 混血華人通事也出現在此訊問中，⁸⁸ 但難以知道此人在北臺灣服務時間。按福爾摩沙島要塞付款員 Juan Pérez de Rueda 於

⁸³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40, 72; José María Á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30), pp. 35-44, 55-56, 62-63;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48-49、101。

⁸⁴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523r-523v.

⁸⁵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440v-441r.

⁸⁶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s. 277r-277v.

⁸⁷ Parián 在漢文文獻稱「澗」或「澗內」，指的是華人區，有關 Parián 的解釋請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頁 6-7，在此不擬重複。此處的 Parián 不知是指位於馬尼拉城外的澗內或雞籠的澗內，筆者認為應指馬尼拉城外的澗內。

⁸⁸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183-184、188-189。

1640年5月25日的證明書，記載著有一位曾駐守在福爾摩沙島要塞的 Alonso Pacheco 士兵，此人以此職、海員及漢語通事服務陛下，所虧欠他的其他金額帳目直到這日。⁸⁹ 由此可見這人也曾兼任過漢語通事。一般而言，在帳簿裡對華人或混血華人會特別註明，而 Alonso Pacheco 並無特別記錄此人有華人血統。通常有士兵頭銜而沒說明族群者多是西班牙人。北臺灣財政人員曾於 1638 年 5 月 5 日及 6 月 8 日付給 Alonso Pacheco 來自中國米糧 (arroz de China) 的錢，另在 1641 年 11 月付給服役於北臺灣聖薩爾瓦多要塞士兵每月 2 比索的名單，也出現此人，鮑曉鷗認為難以判斷他究竟是商人，還是受託從事商業活動的士兵。⁹⁰ 可以知道的是，此人至少有 4 種身分，即士兵、商人、海員及漢語通事。

在西班牙人統治北臺灣初期，因亟需漢語通事與當地華人或來雞籠交易的華人溝通，⁹¹ 於是透過前述 Pablo Pacheco 和 Francisco Hernández 的轉譯有助於西班牙人與當地華人的接觸。但從 Francisco Hernández 最後所得微薄的薪水看來，時人若略有耳聞，也將不願前往雞籠從事此業。所以 Francisco Hernández 離開北臺灣後，菲律賓的西班牙政府就沒有再派專職的漢語通事前往北臺灣，而是由駐守當地通漢語的士兵來兼任。

三、補給北臺灣的物資與馬尼拉華人

在 1632 年 11 月 24 日 Diego de Aduarte 神父所寫關於福爾摩沙島事務報告中，曾提到運往北臺灣的物資在當地仍不足，這些物資中的食品類有米、醃漬品、母雞肉、醃製牛肉和豬肉、煙草、沙丁魚、酒；衣類有毯子、羊毛墊、呢絨、粗呢；捻縫船隻有木材、椰樹纖維及油；武器有火炮、炮彈、火繩槍、鳥銃、繩索；

⁸⁹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227v-228r.

⁹⁰ 史料可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284, 336. 鮑曉鷗的看法可見鮑曉鷗 (José Eugenio Borao) 著、Nakao Eki 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 (1626-1642): 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 251-252。

⁹¹ 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在雞籠、淡水皆有華人區 (parián)，此時期華人在北臺灣生活、貿易情形可見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61-65，以及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頁 243-253。

另有藥品。⁹² 前述食品、生活用品、武器、醫療物品等也大多可見於 1634 至 1642 年間從馬尼拉運往北臺灣的物品清單，只是項目更為繁多（見附表三），這批清單是由菲島會計官 Simón de Toro 於 1644 年 8 月 29 日所呈遞的登記簿，此人曾於 1635 年 8 月 11 日至 1636 年 8 月 27 日在北臺灣服務，擔任福爾摩沙島要塞會計官兼視察員之職。⁹³ 可惜的是這批清單並不完整，欠缺某些船隻運送物資的資料及 1634 年以前的物品清單，而本文所揭示的這批西班牙帳簿，仍可找到一些 1634 年前後運往北臺灣的物品紀錄。1634 至 1642 年間從馬尼拉運往北臺灣的物品以白銀、米最重要，次有武器彈藥、衣物等。⁹⁴ 但從附表三也可見有不少食品中的油、醋、醃豬肉、醃牛肉、醃漬品、乳酪、糖、煙草，以及生活用品類中的肥皂需求亦多。此外，1638 年運往北臺灣的物品與當時北臺灣長官 Pedro Palomino 所列出的需求不完全一樣。⁹⁵ 從前述華人船員（附表一）可知附表三中 1639 年及 1641 年運物資前往北臺灣的三艘舢舨皆有華人領航員及船員。附表三⁹⁶ 運往北臺灣的物品，特別註明來源地有以下項目：

（一）產自菲律賓當地：主要有白酒、伊洛科斯（Ylocos）⁹⁷ 醋、tuba⁹⁸ 醋、

⁹²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194-198;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123-127。在十七世紀西班牙史料，Diego de Aduarte 也寫成 Diego Aduarte。

⁹³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161v-162r.

⁹⁴ 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著、Nakao Eki 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 244-245；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頁 210。

⁹⁵ 林偉盛，〈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臺灣貿易的比較（1624-1642）〉，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76-77。

⁹⁶ 附表三所列 1634 至 1642 年間從馬尼拉運往北臺灣的物品可見於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pp. 344-366，中譯可見李毓中，〈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的史料：聖·薩爾瓦多城的財務報告〉，《臺灣史料研究》（臺北）14（1999 年 12 月），頁 119-146。但前述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等人所編史料有多處誤抄及缺漏，尤其是書中頁 360 及頁 366 關於 1641 年及 1642 年的貨品缺漏及誤抄最多，中譯亦缺。筆者這些年來赴西班牙 AGI 檔案館曾調閱原稿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29r-49r，附表三為筆者按原件重新所做的傳抄與翻譯。

⁹⁷ 原文 Ylocos 也寫成 Ilocos，位於呂宋西北的一省分。

⁹⁸ tuba 源自達加洛語（tagalo）tubû，指的是棕櫚科的汁液，或椰子汁。參見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anila: Instituto Histórico Nacional, 1991), p. 264; Frank Ringgold Blake, *A Grammar of the Tagalog Language: The Chief Native Idiom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25), p. 307。在 Iloco 語（伊洛科斯語），指棕櫚酒及馬尼拉麻果實所做成的酒。參見 Fr. Andrés Carro, *Vocabulario Iloco-Español: Trabajado por Varios Religiosos del Orden de N.P.S. Agustin*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Litográfico de M. Perez, Hijo, 1888), p. 283。在 1621 年 Hernando de los Ríos Coronel 寫給西班牙國王的報告書中，曾提到菲島有一種棕櫚科的椰子樹，菲律

糖、乳酪、醃漬品、菲律賓紅花 (cachumba)、⁹⁹ 肥皂、伊洛科斯布、繩索、gamut¹⁰⁰ 纜繩，還有用來裝菜豆 (frijoles)、洋蔥及煙草的 Candaua¹⁰¹ 袋子。

(二)來自中國：有少數的紙、墨、鐵，以及做帽子襯裏的塔夫綢 (tafetán)。

(三)來自葡屬澳門：火繩槍、鳥銃、小鐵塊。

(四)來自新西班牙：墨西哥毯 (fraçada mexicana)、墨西哥銀幣。

(五)遠從西班牙轉運而來：主要有酒、醋、油、紙、寫字用的卡斯提亞羽毛筆 (cañones de Castilla para escribir)、¹⁰² 哥多華 (Cordoba) 木屐、哥多華鞋、哥多華皮夾克和腰帶、杏仁、葡萄乾、鋼 (acero, 指硬鐵)，以及醫藥用的卡斯提亞樹脂 (pes de Castilla) 和油脂 (seba)，還有製作簿子的紙。另有少數的呢絨、粗布 (jergueta)、醃漬品也來自西班牙。

上述物品中的酒、油、醋、糖、醃漬品，含醃豬肉及醃牛肉，主要是以中國甕 (tinaja)、中國瓶 (tibor) 或巴石 (Pasi)¹⁰³ 甕裝，杏仁、葡萄乾、菱形糕點 (marquesotes)、火藥和墨則以中國甕、中國瓶或長瓶 (tuitui)¹⁰⁴ 裝。肥皂以巴石甕裝。前述裝盛杏仁、葡萄乾、豬油、醃漬品、糖、墨、酒、醋、火藥的中國瓶應是安平壺，¹⁰⁵ 民間稱國姓瓶。

賓人將其做成酒及醋，稱之 tuba。參見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19*, pp. 283-284.

⁹⁹ cachumba 源自達加洛語 Kasubhã，菲律賓很多，可替代番紅花；在 Pampanga 語也稱此植物可替代番紅花且用於染坊。參見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 275; Fr. Diego Bergañ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Pampanga en Romance* (Manila: Imprenta de Ramirez y Giraudier, 1860), p. 70. cachumba 即菲律賓的紅花。

¹⁰⁰ gamut 在 Pampanga 語中是指草 (yerba)。參見 Fr. Diego Bergañ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Pampanga en Romance*, p. 108. 但 Gamut 也是一地名，是位於 Cayagán 的一小村。參見 Francisco Xavier Baranera, *Handbook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Translated from the Compendio de Geografía of P. Francisco X. Baranera, S. J. with an Historical Sketch by Alexander Laist* (Manila: William Partier, 1899), p. 68.

¹⁰¹ Candaua 即 Candaba，位於 Pampanga 省。參見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3*, pp. 226, 263, 288.

¹⁰² 複數 cañones，單數 cañón，指用來寫字的鳥禽類羽毛。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p. 395. 即當時閩南人所稱的「化人筆 (con pluma de español)」。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p. 15.

¹⁰³ Pasi 位於靠近馬尼拉的一村落。

¹⁰⁴ tuitui 在 Pampanga 語是指長瓶。參見 Fr. Diego Bergañ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Pampanga en Romance*, p. 262.

¹⁰⁵ 安平壺的功能，學者看法不一，有裝盛火藥說，有裝盛鹽或藥油之說，亦有裝盛液體貿易物質如油類、香料、蜂蜜、醬類、酒等看法。學者們多半同意安平壺具有二次用途改變或回收再利用的現象。參見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事實上，除了武器以外，我們從 1636 年起的一系列西班牙帳簿內容（附表四）可以得知，多數運往北臺灣的物品是向馬尼拉當地華人購買的，包含食品類、日常用品、醫藥品及整修船隻材料。上述各項物品各年的單價可見附表四，其中有些物品，像豬肉、酒、菲律賓紅花、魚乾的價格逐年下跌，舉例來說：豬肉從 1636 年的 2 磅 2 盎司值 1 里耳，隔年降到 2 磅 7 盎司 1 里耳，1639 年下降為 2 磅 13 盎司 1 里耳，到了 1641 年則跌到 3 磅 1 里耳，而豬肉價格的不斷下滑是否涉及豬隻的大量繁殖，造成供過於求，還有待史料證實。至於皮夾克、鞋子、肩帶及腰帶的價格則逐年上漲，從前面所提及的運往北臺灣物品來源地來看，可知皮件原料主要遠從西班牙轉運而來，這物料的運輸航程遠、時間長，加上從墨西哥阿卡普魯可（Acapulco）到馬尼拉的大帆船有時因延期、載貨有限、沉沒或遇上荷蘭船的攻擊等因素，導致原物料成本上漲。而糖和胡椒的價格時高時低並不穩定，只有豬油和蝦乾的價格維持一樣。

若對照附表三與附表四，我們可以發現 1636 年西班牙政府向華人購買的豬油、糕點（viscocho）、魚乾、蝦乾、活母雞、瀝青、木竿、木材並不在該年運往北臺灣的物品清單中，其他物品如豬肉、酒、菱形糕餅、糖、煙草、瀝青皆可見於清單中。而 1637 年 8 月除了向華人購買的魚乾、蝦乾、活母雞不在那時運往北臺灣的清單中，其他物品皆列入，且洋蔥、肉桂、胡椒、菲律賓紅花、餐具、陶鍋購買與運往的數量一樣。到了 1638 年，西班牙政府向華人購買的物品項目變少，只有豬肉、豬油、帽子、木材，其中木材不在運往北臺灣的清單中。1639 年除了釘子、糕點不在運送清單表，其他物品因無說明細目，無法知曉是否在清單中。1641 年 5 月除了向華人購買的藤（bejuco）、魚乾、大壺（carahayes grandes）、活豬不在運往北臺灣的清單中，糖、陶鍋、醋、豬肉皆列入，而且胡椒、菲律賓紅花、肥皂購買與運往的數量一樣。1641 年 9 月至 11 月間，西班牙政府也曾向華人購買物品，某些物品應該等到隔年 3 月後才送往北臺灣。

從附表四可見華人零售商有兩種人：一是受洗的教徒，有豬肉商 Don Alonso Achon、糕點商 Francisco Chico、華人長官（governador de los sangleyes）Martín

Bengu、¹⁰⁶ 豬肉商 Don Alonso Guachon、鞋匠 Alonso Hincó、鞋匠 Lorenzo Hincó、潤內華人長官 Domingo Chunquív；另一是沒受洗的異教徒，有 Yontin、豬肉商 Tiongui、豬肉商 Tianco、帽商 Limco、木匠頭人 Grisay Grande、鐵匠頭人 Tiongri、糕點商 Guinsay Grande、七哥 (Chico)、牛肉和豬肉供應商 Texen、鑄劍師頭人六哥 (Laco)、鞋匠頭人 Sianco。與前述華人有一次以上交易的有潤內華人長官 Martín Bengu 和 Domingo Chunquív，以及豬肉商 Tianco。其中又以向前後任潤內華人長官 Martín Bengu 和 Domingo Chunquív，以及 Chico 所購買的物品最多樣，且以食品類為多。至於鞋匠頭人 Sianco 原應得 1,458 比索 3 多幣，但因交貨時沒預期的好而被迫降價為 1,008 比索 3 多幣。¹⁰⁷ 我們從附表四華人的身分和所賣的價格來看，菲律賓的西班牙政府採購對象並無宗教因素，華人是否是教徒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誰能掌握貨源，很明顯地，潤內華人長官、某些行業的華人頭人和供應商才是貨品的主要提供者。

菲島的西班牙政府除了向上述華人購買物品運往北臺灣以外，其中有些物品存放馬尼拉皇家倉庫供當地使用，有些物品另運往東亞其他要塞，如三寶顏 (Zambanga)、卡加揚、德蕾那第 (Terrenate/Therrenate)、霍洛 (Jolo) 及卡拉棉 (Calamianes)，¹⁰⁸ 有些物品則遠渡新西班牙和母國卡斯提亞 (指西班牙)。(見附表四) 其次，除了向華人購買物品運到北臺灣之外，從附表四可見 1637 年運往北臺灣的醃製牛肉也有部分是向菲律賓原住民購買。在附表五筆者所整理的西班牙帳簿也可以知道當時西班牙官方還曾付錢給西班牙官員、船員、士兵、寡婦、神父，委託他們醃製牛肉，以便運往北臺灣。其中有兩則比較特別：一是 1638 年 8 月 5 日付 804 比索 3 多幣給馬尼拉城寡婦 Doña Magdalena Ruíz de Gaona，她在其牧場將 195 隻牛交給 Marcos de Soto 船員和 Alvaro de Acuña 船員來屠宰及醃製成 250 甕；¹⁰⁹ 另一是 1641 年 5 月 14 日付 362 比索 4 多幣 11 格拉諾給菲島耶穌會總代理人 Magimo Sola 神父，由船員 Juan de Yturriça 經手，在聖彼得 (San

¹⁰⁶ 從其他史料可知 Martín Bengu 是潤內華人長官，也是教徒。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766r, 769v.

¹⁰⁷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322v-323r.

¹⁰⁸ Zambanga 和 Jolo 皆位於菲律賓西南；Terrenate 即 Terenate，屬於摩鹿加群島，位於帝汶島北方的一小島；Calamianes 位於菲律賓明多洛 (Mindoro) 島與巴拉望 (Paragua) 島之間的一小群島。

¹⁰⁹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 1106v.

Pedro) 牧場由神父們屠宰 42 頭牛分裝 50 個中國甕，運往福爾摩沙島。¹¹⁰ 另西班牙政府也曾在 1628 及 1629 年派人拿錢到伊洛科斯省，命令當地官員 Alonso Díaz 購買巴布耶斯豬 (babuyes)，¹¹¹ 以及 100 個鹹豬肉甕、50 隻有孕的母豬和 2 隻公豬運到福爾摩沙島。¹¹² 還有兩度向糖漬師傅 Juan de Quadros Arellano 買醃漬品，¹¹³ 並委託 Mariveles 島地方官 Luis de Borja 購買藤條，以及委託經辦員 Ynigo de Villarreal 和少尉 Pedro Polosofia 買乳酪，¹¹⁴ 只是不知最後兩人是否是向華人購貨，以運往北臺灣。(見附表五) 不過，對照附表四與附表五，很明顯地，多數運往北臺灣和其他要塞的物資是向馬尼拉當地華人所購買的。

四、從臺灣前往馬尼拉的華商

(一) 西班牙佔領北臺灣期間

西班牙佔領北臺灣後的 1628 年起，開始有西班牙船載運在北臺灣購買的絲綢回到馬尼拉。¹¹⁵ 1630 年起也有華人舢舨從福爾摩沙島前往馬尼拉貿易，這年

¹¹⁰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309r-309v.

¹¹¹ 按 1582 年西班牙人 Miguel de Loarca 寫的 *Relación de las Yslas Filipinas*，可知此詞彙應與 Babuyanes 有關：「位於卡加揚河對面的 7 個島嶼稱“Babuyanes”，這些島嶼處在朝向中國的海洋，因為有很多豬運到伊洛科斯省，所以伊洛科斯的原住民稱這些豬為“巴布耶斯 (babuyes)”」。參見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5*, p. 112.

¹¹²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35、157。在西班牙人還未到菲島以前，菲律賓原住民早已有養豬。參見陳鴻瑜編著，《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7。文中所述有孕的母豬和公豬應是運往北臺灣繁殖之用，但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時期的農業發展情形究竟如何？按 1632 年 Jacinto Esquivel 神父的報告，淡水一帶的原住民不懂畜養家畜，在稻米結實到可以收割前的這段期間，他們必須日夜守護以免被豬偷吃。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70;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44。從 1639 年 8 月 13 日及 1645 年 7 月 15 日的《熱蘭遮城日誌》可知當時中國人在今臺南地區飼養豬。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 (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頁 447;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 (1641-1648)》，頁 434。但不知在北臺灣的華人是否也養豬？所以這些運到北臺灣的活母豬、公豬究竟是誰在畜養，是北臺灣原住民或派駐北臺灣的菲律賓原住民或華人？至今仍欠缺史料來說明。

¹¹³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779r-779v;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373v.

¹¹⁴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777r, 868r, 1134r. Mariveles 位於呂宋島，面對 Corregidor 島，背對著馬尼拉灣，在緯度 14.5 N, 120.5 E 之處。它在當時是一重要停泊港，許多船隻在抵達馬尼拉港或機易港之前，會先停靠此地。

¹¹⁵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126, 135-136; 方真真主譯，

來自福爾摩沙島載貨到馬尼拉的舢舨主人一哥 (Hincob),¹¹⁶ 於 12 月 11 日繳了 352 比索 1 多幣 1 格納諾的 6% 商品稅。¹¹⁷ 此人與隔年 (1631) 12 月從福爾摩沙島運貨到馬尼拉的一哥 (Hinco) 船長似乎是同一人, 他在 1632 年 4 月 26 日繳了 377 比索 7 多幣 4 格納諾的 6% 商品稅。¹¹⁸ 1631 年也有 Chintog/Chinto 船主和 Chinton 船長從福爾摩沙島運來貨品, 這兩個人似乎不是同一人, Chintog/Chinto 船主於 1631 年 2 月 26 日繳了 280 比索 6 多幣 11 格納諾的 6% 商品稅,¹¹⁹ Chinton 船長則在 1631 年 4 月 28 日繳了 365 比索 7 多幣 4 格納諾的 6% 商品稅。¹²⁰ 同年底, Chinton 船長 (可能與前述是同一人) 又從福爾摩沙島運來價值 1,917 比索 2 多幣的貨品, 這批貨是屬於華人教徒 Juan Gouco (五哥) 所有, 因被中國船隻守衛長 Domingo Pérez 檢舉沒申報, 因此 Juan Gouco 被判罰商品稅 6% 的雙倍, 亦即 12%, 他於 11 月 18 日繳了 230 比索 6 格納諾的稅款。¹²¹ Chinton 船長應該是 Juan Gouco 的貿易伙伴。

之後 1632 至 1634 年間並無華商從福爾摩沙島赴馬尼拉貿易的消息, 直到 1635 年 3 月 9 日華人 Quinhuan 的舢舨從福爾摩沙島運來貨品, 並由華人 Martín de Aduna y Gotiones 船長於 1635 年 3 月 16 日繳交 34 比索 3 多幣 4 格納諾的 6% 商品稅。¹²² 同年 3 月 27 日 Hengu Sanco 船長載貨從福爾摩沙島來到馬尼拉城, 此船已登記簽名的有二, 一是 90 疋黑布, 每疋 12 瓦拉 (baras),¹²³ 另一是 85 疋, 全部估價為每疋 10 里耳, 總共 218 比索 6 多幣, 第一個簽名沒錯, 有 112 比索 6 多幣, 第二個簽名出現錯誤, 於 1636 年 3 月 2 日取出結算額, 並於 4 月 5

《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685。

¹¹⁶ 按閩南語讀音, Hincob 與 Hinco 應是一哥。

¹¹⁷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85。

¹¹⁸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300。

¹¹⁹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39。

¹²⁰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40。

¹²¹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42。

¹²²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150v-151r.

¹²³ 複數 baras 即 varas, 1 vara 約等於 835.9 mm。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p. 2061. 或謂 1 vara 長約 33 英吋上下。參見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 p. 100. vara 通常譯作「碼」, 但 vara 在西班牙不同地區及其殖民地的差別很大。參見 C. R. Boxer,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p. 253.

日繳交 6 比索 3 多幣，此乃 106 比索 2 多幣的商品稅。¹²⁴ 依其估價總額，Hengu Sanco 船長總共應繳納 13 比索 1 多幣。

華商斷斷續續從福爾摩沙島赴馬尼拉貿易，接著僅有 Chinuy、Alonso Bentiong 及 Samnu 載貨到馬尼拉。華人船長 Chinuy 於 1638 年 12 月從福爾摩沙島抵達，他在隔年 1 月 19 日繳了 28 比索 1 多幣 3 格納諾，此為 14% 的商品稅。¹²⁵ Alonso Bentiong 也是於 1638 年從福爾摩沙島抵達的一艘舢舨的華人船主，從其名字可知是受洗的教徒，他於 1639 年 1 月 29 日繳交 51 比索，其中 36 比索是此舢舨所登記貨品 6% 的商品稅，15 比索的餘額是 500 担 (picos)¹²⁶ 蘇木棍子 (palo çibucao)，估價為 1 担 1 比索，是此舢舨所登記 3% 商品稅。¹²⁷ Samnu 則是 1641 年來自福爾摩沙島一艘舢舨的華人船長，他於同年 11 月 20 日繳交 95 比索 3 多幣 6 格納諾的 6% 商品稅。¹²⁸

一般而言，華人只須繳納 6% 的商品稅，不像西班牙船入關後還得另繳 8% 的運費，亦即總共 14% 的稅款。此乃因西班牙船並非貨主所有，而是屬於皇室，若船隻破損，其修補的費用全由馬尼拉官方來支付，但從雞籠運回馬尼拉的中國商品則由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出資購買，稅款由他們繳納。因此，前述 Chinuy 可能受僱於馬尼拉的西班牙政府，此船應屬於皇室，才會繳納 14% 的商品稅，亦即 6% 的商品稅加上 8% 的運費。比較奇怪的是，Alonso Bentiong 所載運的蘇木僅繳納 3% 的商品稅，而 3% 的商品稅是從 1581 年開始實施，¹²⁹ 但 1606 年 11 月起已提高為 6%。¹³⁰ 從 1632 年 Jacinto Esquivel 神父的報告，可知當時有華商曾將蘇木從菲島直接運到北臺灣販售給其他華商，以非法規避在中國的賦稅，那時蘇木 1 担 (pico) 可賣到 4 兩 (tae)¹³¹ 的價格。¹³² 相較於前述蘇木在馬尼拉的估價，運至

¹²⁴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 588v;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 125r.

¹²⁵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71v.

¹²⁶ picos 即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雙語辭典中出現的閩南語漢字「担」。參見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ō-chiu*, p. 28. 1 担 (pico) 約 100 斤 (cates)。

¹²⁷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71v.

¹²⁸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 15r.

¹²⁹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1963)，頁 57。

¹³⁰ 吳玉英，〈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的中、菲貿易〉(香港：新亞研究所史學組博士論文，1992)，頁 27。

¹³¹ 1 兩等於 10 錢，約等於 10 里耳，故 4 兩約等於 5 比索。

¹³²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28-29、57-58。

北臺灣再銷往中國的蘇木獲利極高，Jacinto Esquivel 神父因而鼓吹西班牙人自己經營，所以 Alonso Bentiong 運蘇木到馬尼拉除了減稅，似乎看不出有何好處。¹³³

實際上，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從北臺灣前往馬尼拉貿易的華商並不多，約有 9 位，而且僅侷限於 1630、1631、1635、1638 及 1641 年。從附表六華商所繳的商品稅，可知 1630 和 1631 年運至馬尼拉的貨品較多，之後輸入數量遽減。

(二) 西班牙人退出北臺灣以後

荷蘭人在海外與西班牙人處於敵對狀態，1624 年荷蘭人佔領南臺灣大員以後，常攔截往返馬尼拉的中國商船，即便西班牙人殖民北臺灣期間，仍無法避免荷蘭人對往返馬尼拉中國船隻的攻擊。¹³⁴ 華人在出航前，會使用划檣的小船來探查是否有荷蘭船在該處等著他們，若有荷蘭人的船隻，華人就會取消出航留在港口，或是選擇出海，但可輕易避開航進福爾摩沙島的視野之內。不過當荷蘭人守在或伺機埋伏菲律賓海岸等待中國船隻時，可就不是這麼容易逃脫了。¹³⁵ 到了 1648 年，西荷雙方在 Munster 簽訂和平條約，條約中第 5 條規定西班牙人不得將其貿易擴張至東印度，荷蘭人得避免去東印度西班牙之地，然實際上荷蘭人試圖與馬尼拉建立貿易關係，於是荷西之間的貿易關係從敵對轉為有默契私下透過第三國人的合作。¹³⁶ 由於荷蘭人不能到馬尼拉貿易，在 1662 年鄭成功將荷蘭人逐出臺灣以前，從大員到馬尼拉貿易只見華人船隻。1656 年 7 月 9 日來到大員的中國人 Teja，帶來了國姓爺書記官的告示文，內容是關於國姓爺要禁止在大員的通

¹³³ 按《東西洋考》：「呂宋、貓里務、蘇祿、沙瑤和吶哩啤皆出產蘇木」，參見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57-65。可見蘇木主要產地在菲島；另廣東瓊州府亦產蘇木。1662 年 3 月 18 日，一艘將前往廣東王國名為聖尼可拉斯（San Nicolás）號的貨船，Juan Gonçáles de Escouar 船長申報說船上只有一些牛皮、鹿肉、少許稱為蘇木（cibucao）的棍子及旅途中的必需品，參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頁 152、174。由此可見廣東有菲島蘇木輸入。Alonso Bentiong 所載運的蘇木可能源自廣東或菲島，再由閩南商人帶往北臺灣，之後他運往菲島。

¹³⁴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頁 47、57、107、208；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頁 151、159、257、258、283、304、351、424、432、624。

¹³⁵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06;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頁 183-184、193-194。

¹³⁶ Ruurdje Laarhoven and Elizabeth Pino Wittermans, "From Blockade to Trade: Early Dutch Relations with Manila, 1600-1750," *Philippine Studies* (Manila) 33: 4 (Fourth Quarter 1985), pp. 496-504.

商等事。此份 1656 年 6 月 27 日要給大員中國人頭家和商人所看的告示文，文中提到國姓爺知道最近有戎克船從大員去馬尼拉交易。¹³⁷ 只是，在西班牙帳簿並無 1656 年 6 月左右從大員前往馬尼拉的船隻紀錄。1642 年西班牙人退出北臺灣以後，少見華商往返臺灣與馬尼拉貿易，在西班牙帳簿僅見 3 人：一是 1652 年來自大員（Tayguan）的華人異教徒 Chapsaqua；二是也來自大員的華人異教徒 Quianco；另一是前往大員的華人異教徒 Yocsay。

Chapsaqua 帶貨抵達馬尼拉灣後，依照 6% 的商品稅，在 1652 年 9 月 25 日繳納了 27 比索 4 多幣 9 格拉諾。¹³⁸ 但因 Chapsaqua 上呈政府的請願書中被發現有不實案情，而被菲島統治者罰款 50 比索的一半，請願書中他提及此船迷航而沒登記且小麥被燒毀之事並非屬實，事實上是其他來自中國的華人的小麥被燒毀，所以他在 1653 年 1 月 28 日繳了 25 比索的罰款。¹³⁹ 至於 Quianco 何時從大員出航，帳簿並無交代，只知他在 1652 年來自柬埔寨王國，其船將返回該王國，他也是位特使，但機易港西班牙人 Lorenço de Orella Vgalde 檢察長檢查停在港口的船時，發現 Quianco 和藏匿在船上無政府許可證的 16 名城澗內華人。因菲島統治者仁慈而原諒他們，故不受體罰，但於 1653 年 3 月 8 日判決這 17 位華人每人得繳交罰款，共 100 比索，其中一半的罰款，即 50 比索則由 Quianco 於同年 3 月 10 日繳交存入王室金庫。¹⁴⁰ Quianco 似乎在大員、柬埔寨及馬尼拉這三地有其貿易版圖。第三位 Yocsay 在 1656 年 8 月 18 日繳交 10 比索的許可證費用，此乃讓他搭乘其舢舨前往大員購買小麥來補給此城的許可證。¹⁴¹

五、結論

西班牙人還未到菲島以前，已有少數華人前往。隨著 1565 年返回美洲航線的發現，以及 1571 年西班牙人征服馬尼拉，帶動了亞洲與美洲的商業活動及貨

¹³⁷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 96-97。

¹³⁸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s. 129v-130r.

¹³⁹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 305v.

¹⁴⁰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s. 306r-306v.

¹⁴¹ AGI, Contaduría, 1232, fol. 50r.

物的交流，將美洲白銀運往馬尼拉，吸引大量華人前往貿易與定居。由於華人在馬尼拉人數遽增，菲律賓的西班牙政府開始對華人實施限制及增加稅收，並將沒有改信天主教的華人集中於馬尼拉城外的澗內。華人在澗內開設各種商舖，如成衣舖、糖果舖、藥舖、飲食店、麵包店、裝訂廠等，並從事不同職業，如修鞋匠、麵包商、木匠、蠟燭匠、油漆匠、銀匠、醫生及藥劑師等。在澗內外圍面向海岸及河岸一帶住有華人漁夫、園丁、農夫、獵人、織匠、磚匠、燒石灰匠、木匠及鐵匠等。華人販賣各式各樣的食物和民生用品，普通一個華工可在一年中完成一間房屋，菲島許多家屋、教堂、隱修院、病院及堡壘的迅速建立就是仰賴他們，其工資如非承包，常為 1 里耳。¹⁴² 另也有華人在澗內開菸飯店舖。¹⁴³ 西班牙殖民菲律賓後也開始雇用華人船員為西班牙船隻服務，華人船員甚至從馬尼拉遠渡到墨西哥阿卡普魯可，雖然他們每個月只賺取 4 比索的薪資，但可攜貨到阿卡普魯可販售；有的華人之後抵達西班牙的塞維亞港。¹⁴⁴ 前述不同行業的華人在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也扮演重要角色。

1626 年 5 月前往佔領北臺灣的西班牙船隊中，也有華人船員和華工隨行。在佔領雞籠初期，為了建造聖薩爾瓦多堡壘和其他要塞，西班牙官方從馬尼拉派遣許多華人石匠、磚瓦工、鋸工及木匠前往，其工資每日多可領 1.5 里耳，多數華工待到 1629 年，這年聖薩爾瓦多堡壘已建造成一石造方形堡。華人船員因擅長駕駛中式帆船，1626 至 1642 年間赴北臺灣的華人領航員和船員多服役於舢舨。這些前往北臺灣的華人船員、石匠、磚瓦工、鋸工及木匠除了領有薪資，每月也配給一份米。其中又以華人船員的薪資較微薄，不知他們是否如遠渡太平洋的華人船員可攜貨販售，來增加收入。除了華人船員和華工前往北臺灣為西班牙工作以外，為了與北臺灣的閩南商人溝通，馬尼拉西班牙官方也派漢語通事前往北臺灣，帳簿所記載的漢語通事有 3 人，即 Pablo Pacheco、Francisco Hernández 及 Alonso Pacheco，除了 Alonso Pacheco 是身兼士兵、商人、海員及漢語通事之職務且無法確認是否是華人之外，前兩位都是全職的混血華人通事。從其他史料得

¹⁴²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頁 78-82。

¹⁴³ 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 (1657-1687): 史料分析與譯註 (第一冊)》，頁 137、172。

¹⁴⁴ Juan Gil, *La India y el Lejano Oriente en la Sevilla del Siglo de Oro* (Sevilla: Ayuntamiento de Sevilla, Instituto de la Cultura y la Artes de Sevilla, 2011), pp. 250-296.

知混血華人通事 Matheo de Vera y Pedro 也曾在北臺灣服務。華人通事的薪水看似優渥，但扣除龐大樂捐數目加上長期積欠而所剩無幾，後來改由駐守當地通漢語的士兵兼任。此外，由於運往北臺灣的物資常有短缺，西班牙官方也曾付錢或以減稅方式派遣 3 位華商用其舢舨載米或必需品前往援助，但真正達成任務的只有 Rufu 及其叔父。前述派往北臺灣的華人，除了混血華人通事是教徒以外，僅見一位名叫 Joan Chinbu 的華人石匠頭人是教徒，其他華人船員、華工及華商皆為異教徒。

菲島的西班牙政府不僅在北臺灣的征服與基礎建設仰賴華人，在經濟生活上也非常仰賴華人，許多運往北臺灣的食品、日常用品是向馬尼拉當地華人購買，尤其是潤內華人長官、某些行業的華人頭人及供應商是貨品重要的提供者。其次，也有部分醃製牛肉是向菲律賓原住民購買，或付錢給西班牙官員、船員、士兵、寡婦、神父，委託他們醃製牛肉，以便運往北臺灣。不過，多數運往北臺灣和東亞其他要塞的物資是向馬尼拉當地華人所購買的，甚至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及遠達西班牙的貨品也是向這些華人採購。

以往我們只知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雞籠到馬尼拉航線是馬尼拉補給船載貨返回，卻不知也有華商從事此條航線貿易。1630年起，約有9位華商從北臺灣前往馬尼拉貿易，但時間斷斷續續，整體而言，貿易量非常有限，以1630和1631年運至馬尼拉的貨品較多。到了1642年西班牙人退出北臺灣以後，更少見華商往返臺灣與馬尼拉貿易，其貿易路線從雞籠轉到南臺灣大員，在西班牙帳簿僅見1650年代有Chapsaqua、Quianco及Yocsay三位華商，其中Yocsay受西班牙政府委託購買小麥，而Quianco不僅是商人，也是特使，在大員、柬埔寨及馬尼拉三地做生意。

往返臺灣與馬尼拉的華人除了這批帳簿所記錄的華人船員、華工、華商、混血華人通事以外，應有華人醫生隨道明會會士前往北臺灣。根據當時雞籠諸聖（Todos los Santos）修道院 Francisco Mola 修士所記載：Mateo de Cobisa 死於正在建造的修道院教堂，他死前曾告訴一位神職人員自己將是第一個在此教堂辦喪禮的死者。1630年12月10日病歿前夕，Francisco Mola 修士和 Angel de S. Antonio 修士幫他舉行臨終聖餐（*estrema vnction*）。臨終聖餐一結束，一名曾多次替他看病的中國醫生（Chino medico）進入看他，給他把脈，沒跟他說什麼，但告訴我們（指 Francisco Mola 修士和 Angel de S. Antonio 修士）他將於那日下午或隔日

上午去世。¹⁴⁵ 按菲島主教 Domingo de Salazar 於 1590 年 6 月 24 日所載：約在一年前（指 1589 年）有一位華人醫生改信，此人是中醫師，後獻身服務於道明會在馬尼拉澗內所設病院，以愛和慈善醫治病人，開藥方給病人，令他的名聲在中國更廣泛傳播。¹⁴⁶ Juan Gil 認為此人可能是 Aduarte 所提及一位名叫 Bartolomé Tamban 的受洗中國教徒，平日幫忙修士處理教義相關事務。¹⁴⁷ Aduarte 提到去年（指 1587 年）Bartolomé Tamban 抵達馬尼拉的第一件事就是詢問這間澗內病院，他在中國聽聞此病院的神父們如何醫治病患，與神父們在那多年，在病院服務 18 年並已結婚，且於 1612 年過世。¹⁴⁸ 從上述文件難以確認 Domingo de Salazar 所提的中醫師是否就是 Bartolomé Tamban，若此中醫師與 Bartolomé Tamban 不是同一人，而是醫治 Mateo de Cobisa 的中醫師，那他在 Mateo de Cobisa 臨終時可能有 60 歲以上。不過，從前述可以理解隨著西班牙佔領北臺灣，道明會在北臺灣也設有醫院，為 Mateo de Cobisa 看病的華人中醫師原應是服務於馬尼拉澗內專收華人病院的受洗教徒，後隨道明會神父前往雞籠服務。

¹⁴⁵ “De la vida y muerte del Padre Fray Matheo de Cobissa,” in Fr. Diego Aduarte, *Relación de varias cosas y casos que han sucedido en los Reynos de Iapon, que se han sabido en estas Islas Philippinas por cartas de los Padres de S. Domingo que están allá; acerca de la persecución contra la Christiandad que ha muchos años començo en ellos, y con el tiempo va a más. Y es desde el fin del año pasado de 1628 hasta el de 30. Va acompañada con otra de la vida, y muerte del Religioso P. F. Matheo de Cobissa, que murió en Isla Hermosa. Amabas sacadas de papeles muy ciertos de ambas partes por el P. Fr. Diego Aduarte de la Provincia del S. Rosario de las dichas Islas* (En Manila en el Colegio de Sancto Thomas por Iacinto Magarulau, 1631), f. 23r. 前述關於 Mateo de Cobisa 的生活與死亡紀錄共有 4 篇文件，是附在 Diego Aduarte 所編的一本在日本傳教的報告小書，此本小書是筆者於 2020 年 1 月在 Ávila 道明會檔案館 (APSR) 所尋得。其中有兩篇是由雞籠諸聖修道院 Francisco Mola 修士和 Angel de S. Antonio 修士於 1630 年 12 月 11 日所合寫；一篇是由 Angel de S. Antonio 修士於 1630 年 12 月 20 日所寫；最後一篇則由 Francisco Mola 修士所寫，但無署明日期，應在前面文件的日期之後。這份紀錄最後說明這本小古籍來自上述原件，並由 Diego Aduarte 於 1631 年 6 月 24 日在馬尼拉簽名。Mateo de Cobisa 是西班牙中部 Talavera de La Reina 人，曾擔任當地 S. Gines 修道院見習修士的老師，於 1629 年 8 月被派往北臺灣，於 9 月 3 日抵達福爾摩沙島，曾預見 Bartolomé Martínez 溺斃，於 1630 年 12 月 10 日死前接受 Francisco Mola 修士和 Angel de S. Antonio 修士的臨終聖事。參見“De la vida y muerte del Padre Fray Matheo de Cobissa,” ff. 15v-24v. 在 Aduarte 於 1627 年 6 月 2 日所寫一份前往菲律賓的神職人員名單中，介紹 Mateo Cobissa 是 Burgo 的 San Pablo 及 Talavera 修道院兩地見習修士的老師，也是 Talavera 人。參見 AGI, Filipinas, 80, N. 125. 從這 4 篇文件可以知道 Mateo de Cobisa 葬在雞籠（今基隆和平島）的諸聖教堂，此地也是近年來西班牙考古團隊挖掘到數具遺骸之處。

¹⁴⁶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7*, p. 237.

¹⁴⁷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Lisboa: CCCM, I.P., 2011), p. 183.

¹⁴⁸ Diego Aduarte,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Filipinas, Iapon y China, de la Sagrada Orden de Predicadores, Tomo I* (Zaragoza: D. Gascon, 1693), pp. 98-99.

附表一 搭乘船隻前往北臺灣的華人船員

陛下舢舨船長	船員姓名及數量	前往北臺時間/ 在北臺服務時間	月薪/次數	備註
Andrés de Carauajal	華人異教徒 Onço 領航員	1626/5/15-1626/10/24， 共 163 日=5 月 10 天	3p 4t	超時工作 260p 6t (189p 預支+71p 6t 返回支付)
	13 名華人船員		2p 4t	
Juan de Esquivel	華人異教徒 Cuytay 領航員	1627/3/25-1628/3/29， 共 12 月 5 日 (Cuytay+7 位船員)	3p 4t	Cuytay+7 位船員 (共 255p 2t 8g，含 Cuytay 的 63p 5t 11g)
	13 名華人船員		2p 4t	
Rodrigo González & Francisco Ferreira	華人領航員 Sanco	1629 前往		347p 4t (50p 給 Rodrigo González 和 Francisco Ferreira，每人 25p)
	華人領航員 Chico			
	21 名華人船員			
	華人&西班牙船員	1636 前往		
Alonso Rendon (25p 薪水)	華人 Chajon	1637/3 以後前往		66p
	8 位華人籍同伴			
	2 位原住民見習水手			
Antonio Rodríguez Valenciano	華人領航員 Bueco	1639 前往		分 3 次付， 共給 144p 4t 薪水
	13 位華人船員			
	2 位見習水手			
Manuel González de Palma	華人領航員 Liangon	1639 前往		分 3 次付， 共給 178p 4t 薪水
	16 位華人船員			
	3 位見習水手			
Pelipe de Santiago (37p 4t 薪水)	Diego Martín Pareja 船員	1641 前往		37p 4t 薪水
	Francisco Martín de Tauera 船員			37p 4t 薪水
	領航員 Chaico			每次 4p
	17 名華人船員			每次 3p
	2 名原住民見習水手			每次 20r
				240p，分 4 次給付

備註：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t 指的是多幣 (tomín)，r 指的是里耳 (real)，g 指的是格拉諾 (grano)。

1 比索=8 里耳=8 多幣，1 多幣=12 格拉諾。

資料來源：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21-25、93-98、122、161-162；AGI, Contaduría, 1217, fol. 496v;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411v-412r, 749r-749v;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92r-392v;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294v-295r, 331r, 408r-408v.

附表二 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前往北臺灣的華工

姓名/數量	職業	月薪/日薪	配給	前往北臺時間/在北臺要塞服務時間	總共薪資/預支薪資
華人異教徒 Yaguan	木匠	月薪 5p 4t	15 升精米	1626/5/3-1629/4/30, 共 35 個月 14 日, 扣除 15 日沒上工	共 230p 3t
華人異教徒 Pete 和 Sete	鋸工	每日 1.5r	米	1626/5/12-1627/5/4, 共 1 年 12 天 (754 工作日)	共 141p 3t/預支 38p
華人異教徒 Quinion	鋸工頭人	每日 1r	米	1626/9/11-1628/10/30, 共 2 年 50 日	共 97p 5t
43 位華人	不同職業				預支 46p 7t
16 位華人	15 名石匠	每日 1.5r		1626/9/9-1629/5/9	共 1,685p 6g
	1 名鋸工	每日 1r			
華人教徒 Joan Chinbu	石匠頭人	每日 1.5r	每月 20 升精米	1627 前往	382p 4t (預支 4 個月), 每人 22p 4t
16 位華人	石匠				
華人 Tionghuya	石匠	每日 1.5r	20 升精米	1627/5/7-6/10 從馬尼拉到北臺灣堡壘共 35 日	共 126p 6t
				1627/5/7-1629/5/10, 共 1 年 277 日	
華人 Bihuy	石匠	每日 1.5r	20 升精米	1627/5/7-6/10 從馬尼拉到北臺灣堡壘共 35 日	共 129p 6t
				1627/5/7-1629/5/10, 共 1 年 292 日	
華人 Chichican, 另一名字是 Aychuan	石匠	每日 1.5r	20 升精米	1627/5/7-6/10 從馬尼拉到北臺灣堡壘共 35 日旅程	共 115p 2t 6g
				1627/5/7-1629/1/11, 共 1 年 215 日	
華人 Suysuan, 另一名字是 Sichuan	石匠	每日 1.5r	20 升精米	1627/5/7-6/10 從馬尼拉到北臺灣堡壘共 35 日	共 122p 2t
				1627/5/7-1629/5/10, 共 1 年 252 日	
華人異教徒 九哥 (Cauco)	石匠頭人	每日 1.5r	每月 20 升精米	1628 前往	預支 292p 4t
12 位華人	石匠				
華人異教徒 Huygou	磚瓦工	每日 1.5r	1 份米	1628/4/1 在機易港揚帆啟航到 1629/2/4 返回, 共 310 日	預支 34p 4t +23p 5t 後付
4 位華人	磚瓦工			1629/3/21 以後前往	預支 4 次薪資 90p

備註: 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 t 指的是多幣 (tomín), r 指的是里耳 (real), g 指的是格拉諾 (grano)。

1 比索=8 里耳=8 多幣, 1 多幣=12 格拉諾。

資料來源: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 第一冊 (1626-1633)》, 頁 26-27、51、71-72、129-132、134、153-154、203、214-223、360。

附表三 運往北臺灣的物品清單表

	1634 ¹⁴⁹	1635 ¹⁵⁰	1636 ¹⁵¹	1637 ¹⁵²	1638 ¹⁵³	1639 ¹⁵⁴	1640 ¹⁵⁵	1641 ¹⁵⁶	1642
--	---------------------	---------------------	---------------------	---------------------	---------------------	---------------------	---------------------	---------------------	------

- ¹⁴⁹ 1634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是由大副 Juan Esteban del Garro 負責的聖佛朗西斯哥號，此船於該年8月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29r-30r. 於同年12月16日運貨返回機易港，共繳1,525比索3多幣11格拉諾的商品稅和運費。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148v-149r.
- ¹⁵⁰ 1635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是由大副 Juan de Lezcano 負責的聖佛朗西斯哥號，他於該年7月26日搭此船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1r-32v. 此人收到12,000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王室金庫，以便發薪資，其中2,000比索為購買米糧之用，此船還有 Pedro González 領航員、Diego de la Rea 書記、Francisco Pérez de Castro 副領航員、Julian de Torres 總舖、Andrés Rodríguez 繚工及 Diego Matheo 捻縫工等人搭乘，這船並於同年11月運貨返回，共繳2,358比索2多幣3格拉諾的商品稅和運費。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28v, 62r, 64r, 66v-67r, 156v-157r, 436r-436v;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567v.
- ¹⁵¹ 1636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是由大副 Juan de Aguilar Rebolledo 負責的聖佛朗西斯哥號，此船於該年8月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3r-34v. 此人收到15,000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王室金庫，以支付给在堡壘服役和為其他皇家事物服務的人員，這船還有 Antonio Gonzáles 炮兵、Luiz de Chauz 總舖、Andrés de Orellana 水手長、Cristóbal Martín Palomino 繚工、Marcos de Fletes 副領航員及 Cristóbal Romera 領航員等人搭乘。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65v-67r, 340v-341r.
- ¹⁵² 1637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有兩艘：一是由 Matheo Gómez 助理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5月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6r-36v. 於同年7月左右返回。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71r. 另一艘是 Nicolás de Cortasa 大副負責的 San Nicolás de Tolentina 號，此船於該年8月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5r-35v. 此人收到8,000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會計官，以支付给在堡壘服役和為其他皇家事物服務的人員，這船於同年11月返回，繳了145比索2多幣7格拉諾的商品稅。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533v-534r, 867v-868r.
- ¹⁵³ 1638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是由大副 Nicolás Corso 負責的 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on 號貨船，於該年7月收到物品，以便前往北臺灣，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7r-37v. Nicolás Corso 及其所負責的船來自果阿 (Goa)，他將收到的4,000比索帶去北臺灣，之後於同年底返回。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 1154v;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71r-71v.
- ¹⁵⁴ 1639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有兩艘：一是由 Manuel Gonzalez de Palma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8月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8r-38v. 船上還有華人領航員及船員等人。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92r-392v. 另一艘是 Antonio Rodríguez Valenciano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8月前往，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39r-39v. 船上還有華人領航員和船員等人。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92r-392v. 這兩艘船所搭乘的華人船員筆者在前面已提及。前述兩艘船共有3份貨品文件，除了前面兩份，第3份則補充所運往的糯米與錢幣之數量。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 40r.
- ¹⁵⁵ 1640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有兩艘：一是由 Rafael Gonzáles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4月收到物品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42r-42v. 此人收到3,000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要塞王室金庫的會計官兼經辦員及視察員。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s. 355r-355v. 另一艘是 Diego Pacheco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4月收到物品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41r-41v. 此人收到2,000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會計官兼付款員。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s. 355v-356r.
- ¹⁵⁶ 1641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有兩艘：一是由 Felipe de Santiago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4月收到物品，以便前往北臺灣，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43r-44r, 45r. 此人

										157
錢	白銀	12000 _p	12000 _p	15000 _p	8000 _p	4000 _p	6000 _p	5000 _p	7000 _p	9000 _p
武器	火繩槍	12 枝	12 枝							
	鳥銃	20 枝	20 枝							
	鐵彈			150 顆					110 顆	140 顆
	砲彈									55 顆
	鉛彈				13000 顆	2000 顆			10000 顆	11300 顆
	錫彈					2000 顆				
	鉛塊/棒				20 _a				2 _a	44 _a
	火藥	100 _a	125 _a 17 _l	183 _a 21 _l	59 _a				6 _a 13 _l	12 _a 8 _l +7 瓶
	火藥瓶	28 個	64 個							60 個
	鐵叉		12 個							
	中國鐵								10 _a 18 _l	
	繩索	28 _a	20 _a	25 _a	15 _a +50 _{ca} ^k	30 _a	20 _a	20 _a	12 _a	12 _a
	Castilla 繩索			5 _a 24 _l						
	麻蕉繩								18 _a	33 _a 24 _l
	劍	40 把	40 把	50 把						
短劍	40 把	40 把								
劍鞘	500 個	500 個							100 個	
肩帶/腰帶 (佩劍)	100 個	50 個		100 個		100 個		30 個	120 個	
食類	米	600 _{ca}	600 _{ca}	1000 _{ca}	1075 _{ca}	1862 _{ca}	1175 _{ca}	850 _p	1016 _{ca}	1181 _{ca}
	Castilla 油	3 _a	3 _a	66 罐						
	椰子油	168.5 _p	120½ _p	200 _p	101 _p	200 _p	100 _p		193½ _p	443 _p
	豬油	40 _p	40 _p		39½ _p	48 _p	24 _p			
	Castilla 醋	9 _a 23 _{ca}	9 _a 8 _{ca}	5 _a 1 _{ca}	8 _a 21 _{ca}	2 _a 5 _{ca}				
	tuba 醋	140 _p	170 _p	200 _p		283 _p			38 _p	68 _p
	Ylocos 醋			1 甕	13 甕 (=207 _p)		6 甕			
	在地醋				3 甕					
	Castilla 酒	9 _a 16 _{ca}	21 _a 8 _{ca}	9 _a 17 _{ca}	2 _a 10 _{ca}		2 _a		4 _a 5 _{ca}	4 _a 18 _{ca} +1 甕
	在地白酒	600 _p			192 _p			355 _p	303½ _p	809½ _p
醃牛肉	40 甕	40 甕 (=160 _a)	65 甕	20 甕	50 甕	30 甕		15 甕	40 甕	

收到 3,000 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堡壘的會計官，船上還有華人領航員和船員，筆者在前面已提及。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294v-295r, 331r. 另一艘是 Diego Pacheco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 9 月出航，將 416 卡邦 (caban) 精米和 4,000 比索帶去北臺灣。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 46r.

¹⁵⁷ 1642 年運物品往北臺灣援助的船隻有兩艘：一是由 Eteban de Tapie 大副負責的陸下 San Nicolás de Tolentino 號，此船於該年 3 月收到物品出航，途中於伊洛克斯海岸遇難，物品和銀幣幸而取出，交給 Pedro de Ybarra，並轉交給 Valentin de Arechaga 指揮官於同年從卡加揚省帶往北臺灣，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48r-49r. 此人收到 3,000 比索，以轉交給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要塞王室金庫，Valentin de Arechaga 指揮官所負責的聖尼可拉斯號船上還有 Francisco de los Reyes 正領航員、其他高階官員、20 位船員、2 位炮兵及 15 位原住民見習水手等人。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s. 56v, 277v-278r, 351v-352r. 另一艘是 Gerónimo Conzáles de Palma 船長負責的陸下舢舨，此船於該年 5 月出航。參見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47r-47v.

	1634	1635	1636	1637	1638	1639	1640	1641	1642
牛肉乾							29a 20 ^l		
醃豬肉	50 甕	40 甕 (=120 ^a)	60 甕	37 甕	40 甕	30 甕		15 甕	40 甕
醃漬品	36 瓶/箱	12 瓶	10 瓶	7 瓶	10 瓶	4 瓶		4 瓶	12 瓶
乳酪	170 個		100 個	74 個	200 個	50 個		50 個	100 個
蠶豆	8 ^f	10 ^f							
菜豆	4 ^{ca}			12 ^{ca}	30 ^{ca}	20 ^{ca}		25 ^{ca}	138 ^{ca}
白豆				8 ^{ca}					
洋蔥				10 ^a					
肉桂				5 ^l					
胡椒				5 ^p				2 ^p	2 ^p
菲律賓紅花				20 ^p				6 ^p	2 ^p
糖	32a 12 ^l	22a 17 ^l	26 ^a	1 甕	10a 18 ^l	3 ^a		19 ^a	41a 3 ^l
杏仁	2a 15 ^l	2 ^a	1 ^a						
葡萄乾	1a 15 ^l	1a 7 ^l	1 瓶						
菱形糕餅	12 甕	12 甕	10 甕	4 甕	6 甕			2 甕	4 甕
切片椴梓 ¹⁵⁸	6 桶	64 桶/盒							
煙草	20 ^a	20 ^a	5 捆	5 ^a		2100 根	12000 根	50000 葉	30a 9 ^l
動物	活母雞	100 隻							
衣類	呢絨(paño)	301¼ ^p	310x10 ^a	298¼ ^p					
	毯子		40 條						
	粗呢(sayal)	300 ^p	307 ^p						
	Ylocos 布	2 件	2 件	102 件	50 件	2 件	50 件	30 件	215½件
	粗布	701¼ ^p	808 ^a	600 ^a					
	墨西哥毯	40 條							11 條
	帽子	150 頂	150 頂	100 頂		100 頂		30 頂	50 頂
	棉襪	200 雙	300 雙	200 雙		400 雙		150 雙	
	絲綢鈕釦	12000 個	12000 個						
	皮夾克	100 件	100 件	200 件	50 件	200 件	50 件	25 件	50 件
	木屐	400 雙	200 雙	200 雙		200 雙			
鞋	1000 雙	1000 雙	1500 雙	1200 雙	1200 雙	300 雙		100 雙	
用類	簿子	4 本	5 本	10 本	12 本	2 本	6 本		3 本
	紙	1 令	1 令	1½令	5 令+2 枹	10 刀	4 令		1 令
	戳印紙								650 頁
	羽毛筆	50 枝	50 枝	100 枝	400 枝		200 枝		50 枝
	中國墨				500 塊				
	墨水瓶			2 個					
	肥皂	1000 塊	1000 塊	996 塊	400 塊	500 塊	400 塊	1500 塊	3363 塊
	陶鍋				40 個		40 個	198 個	
	木器		1 個		1 個	1 個	2 個		
	陶製餐具			20 個	10 個	10 個			
	罐 (salvadera)			2 個					
蠟燭							280 個	500 個	

¹⁵⁸ 原文是[cascos de membrillos], membrillos 是漆樹科椴梓屬, 熱帶地區居民多採未熟果打碎生食或醃漬, 西班牙人會做成果醬或甜食食用(現在在西班牙及中南美洲亦可見), 但臺灣少見椴梓這種樹木果實, 原文意指為切片的椴梓, 作法通常是將椴梓切片、洗乾淨, 之後用水和糖煮到很嫩。

		1634	1635	1636	1637	1638	1639	1640	1641	1642
醫藥類	醫藥箱	1 個	1 個	1 個	1 個	1 個			1 個	1 個
	麻醉藥			1 箱						
	藥			42 罐/瓶						
	樹脂			3 _a						
	黃銅			1 個						
	油脂 (作膏藥用)	15 _a	10 _a	20 _a +1 箱	15 _a 11 _l +1 個	6 _a				
	鉛製蒸餾器+小便盆			2 個						
	剪刀									1 雙
	折刀									3 把
	刺血針									1 枝
船隻用	椰樹纖維				5 _a +55 _o _h		40 _a		8 _a	10 _o _h
	席子						360 個			
	繩子/saula								9 _a 8 _l	
	帆+三角帆桁								1 個	
	前桅+三角帆桁								1 個	
	釘子									7 _l
其他	漏斗	12 個	12 個							
	瀝青				19 簍 (=12 _o _h)				10 _a	8 擔
	鐵鎚									10 _a
	鐵棍									2 _a 18 _l
	鐵鋤頭									15 個
	鋼	4 _a	4 _a							2 _a 23 _l
	鐵塊									21 _a 11 _l
	gamut 纜索 (拖車鐵鍊用)				9 擗					
	gamut 粗纜繩				19 _a 20 _l					
	文法書									1 本
	申報單									1 件
	被迫 flamenco 人									1 名
奴隸									1 名	

備註：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容量單位的 ca 指的是卡邦 (caban)，g 指的是升 (ganta)，f 指的是 fanega；1 卡邦=24 升，1 fanega=55.5 升=56.3 升。重量單位的 a 指的是阿羅巴 (arroba)，l 指的是磅 (libra)，cu 指的是 cuartillo，ch 指的是 chinanta；1 阿羅巴=25 磅=¼ 擔 (quintal) ≈ 11.502 公斤，1 磅≈16 盎司 (onza) ≈ 460 公克，1 cuartillo≈0.504 升，1 chinanta=30 磅。長度單位的 v 指的是瓦拉 (vara)，o 指的是 ochava，此處指¼瓦拉，1 瓦拉≈835.9 mm，1 擗 (braza) 約 1 至 1.20 米。紙的單位是 1 袍 (balón) ≈ 32 令 (resma) 或 24 令；1 刀 (mano) ≈ 25 張，1 令≈20 刀≈500 張。

資料來源：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29r-49r.

附表四 購買馬尼拉華人物品運往北臺灣及其他地區

姓名	付款日期	前往時間/地區	物品種類	價格	總價
華人教徒 Don Alonso Achon	1636/5/20	1636/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要塞	556 阿羅巴8磅豬肉、138 升豬油	豬肉 2 磅 2 盎司 1r、豬油每升 4r	887p 11g
華人教徒 Francisco Chico	1636/5/30	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聖薩爾瓦多要塞	中國麵粉所製 510 阿羅巴 3 磅糕點	每担 12p	1,142p 5g
	1636/6/25	卡斯提亞、福爾摩沙島	316 阿羅巴 24 磅糕點、裝在 12 個中國甕的菱形糕餅	糕點每担 12p、雞蛋甜餅每甕 6p 4t	787p 4t 10g
華人異教徒 Yontin	1636/8/8	卡斯提亞、福爾摩沙島	4,920 網普通木竿；6 網細長木竿，清除稻米用；32 小桶普通木竿，清除稻米用；2,300 箱普通木竿	每 20 網普通木竿 4r、每網長竿 2r、每 5 小桶普通木竿 4r、50 箱普通木竿 4r	150p 5t 7g
華人長官 Martín Bengu	1636/7/24	卡斯提亞、福爾摩沙島	89 阿羅巴 17 磅白糖、600 阿羅巴瀝青、450 隻活母雞、9 網船隻用的木材、212 阿羅巴魚乾、86 阿羅巴 23 磅蝦乾、20 阿羅巴煙草葉、40 升兩個 Pasi 甕裝的白酒	糖每担 4p 2t、瀝青每 quintal 9r 6g、每網劈過木材 3p 6t、每阿羅巴魚乾 5r 6g、每阿羅巴蝦乾 10r、每阿羅巴煙草 8r、每 10 升白酒 4r、每個 Pasi 甕 2r	728p 4t 10g
	1637/7/24	福爾摩沙島、卡斯提亞、三寶顏、卡加揚	5 盒止痛藥品		124p
	1637/8/17	皇家倉庫、福爾摩沙島	40.5 卡邦北大年和 Menudos 的菜豆、76 阿羅巴 13 磅魚乾、13 阿羅巴 16 磅蝦乾、10 套餐具、40 個中等 Pasi 陶鍋、6 阿羅巴白糖、5 磅肉桂、5 升胡椒、20 升菲律賓紅花、10 阿羅巴洋蔥、100 隻活母雞、28 個在地普通乳酪	菜豆每 9 升 4r、魚乾每阿羅巴 5r、蝦乾每阿羅巴 10r、餐具和鍋 9r、糖每担 18r、5 磅肉桂 2r、胡椒每升 6r、菲律賓紅花每升 1 突脣、洋蔥每阿羅巴 3r、母雞每隻 3r、乳酪每個 1 突脣	191p 6t
華人豬肉商 Don Alonso Guachon	1637/6/30	皇家倉庫、福爾摩沙島	80 甕豬肉		100p
	1637/7/13		一些甕數豬肉		200p
華人教徒 Alonso Hincó 鞋匠	1637/6/30	福爾摩沙島	50 件皮夾克、600 雙鞋子、100 件佩劍用的皮肩帶		50p
華人教徒 Lorenzo Hincó 鞋匠	1637/8/13	福爾摩沙島、三寶顏	1,600 雙哥多華鞋子、300 件佩劍用的皮肩帶及其腰帶、50 件哥多華皮夾克	鞋子每雙 1.5r、皮夾克每件 5r、雙層皮佩劍用的皮肩帶及其腰帶每件 2r	418p 6t
原住民和華人	1637/7/4	福爾摩沙島堡壘	醃製 120 甕牛肉		50p
	1637/7/30	壘	醃製 120 甕牛肉		40p
華人豬肉商 Tiongui	1637/8/8	三寶顏、福爾摩沙島、德蕾那第	豬肉		200p
	1637/8/17	皇家倉庫、福爾摩沙島、三寶顏、卡斯提亞	830 阿羅巴最新鮮豬肉、92 升豬油	豬肉每 2 磅 7 盎司 1r、豬油每升 4r	310p 9g

華人豬肉商 Tianco	1638/6/8 & 6/21	1638/ 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	600 阿羅巴豬肉，分裝為 150 甕		400p
	1639/8/2	1639/福爾摩沙島	30 甕豬肉		150p
	1639/9/3	1639/ 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	539 阿羅巴 9 磅取出內臟的新鮮豬肉、84 升豬油	豬肉 2 磅 13 盎司 1r、豬油 1 升 4r	641p 2t 3g
華人帽商 Limco	1638/7/23	三寶顏、霍洛、福爾摩沙島	芳香味、裝飾過和以塔夫綢及茶字 (chaúl) 加襯的 311 頂帽子	每頂裝飾過和已加襯的帽子 2.5r	97p 1t 6g
華人異教徒 Grisay Grande 木匠頭人	1638/9/1	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皇家倉庫	不同木材		295p 3t 8g
華人鐵匠頭人 Tiongri	1639/7/19	福爾摩沙島	鐵製品 (釘子用來整修赴臺灣的舢舨)		100p
潤內華人長官 Domingo Chunquiv	1639/8/29	福爾摩沙島	不同補給品		89p 2t 7g
	1641/9/25	皇家倉庫、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	19 阿羅巴 7 磅白糖、600 隻活母雞、156 阿羅巴 13 磅魚乾、68 阿羅巴 20 磅蝦乾、127 升土產白酒、4 個 Pasi 甕、1 升胡椒、2 升半菲律賓紅花	白糖每担 4p、活母雞每隻 3r、魚乾每阿羅巴 5t、蝦乾每阿羅巴 10r、土產白酒每突唇 12 升、Pasi 甕每個 2t、1 升胡椒 3r、菲律賓紅花未標示價格	80p 2t
華人 Guinsay Grande	1639/10/17	新西班牙、德蕾那第、福爾摩沙島	160 阿羅巴 7 磅麵粉做的糕點	每担 8p	239p 1t 9g
華人異教徒 Chico	1641/5/15	福爾摩沙島	5,800 個折半的藤；2,900 個整片的藤；29 阿羅巴 11 磅糖；2 升胡椒；6 升菲律賓紅花；2 個大壺；195 個陶鍋；20 阿羅巴魚乾；115 升醋；1,500 塊土產肥皂	折半藤每千片 5r、整片藤每千片 1p、糖每担 3p 4t、胡椒每升 2p 6t、菲律賓紅花每升 1r、大壺每個 6r、陶鍋共 10r、魚乾每阿羅巴 5r、6 升醋 1r、12 塊土產肥皂 1r	65p 2t 1g
此城牛肉和豬肉華人供應商 Texen	1641/5/16	福爾摩沙島、卡拉棉	148 阿羅巴 14 磅取出內臟劈成半的新鮮豬肉、9 隻活豬	3 磅豬肉 1r、每隻活豬 4p 5t	196p 3t
華人鑄劍師頭人 Laco	1641/10/5	德蕾那第、福爾摩沙島	600 件劍鞘加上護頭	每件劍鞘加上護頭 1.5r	112p 4t
華人異教徒兼鞋匠頭人 Sianco	1640 及 1641/11/16	德蕾那第、福爾摩沙島	來自哥多華的 5,600 雙鞋、1,025 件皮夾克、530 件佩劍用的肩帶加鐵片的配腰帶、300 件四弦琴	每百雙鞋 24p、每件皮夾克 7r、每件佩劍用肩帶及其配腰帶 3t、每件四弦琴 0.5r	1,008p 3t (交貨時沒預期的好而被降價)

備註：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t 指的是多幣 (tomín)，r 指的是里耳 (real)，g 指的是格拉諾 (grano)，突唇即 tostón (錢幣單位，閩南人稱突唇)。1 比索=8 多幣=8 里耳，1 多幣=12 格拉諾，1 突唇 (tostón)=4 里耳；卡邦即 caban，升即 ganta，阿羅巴即 arroba，磅即 libra，盎司即 onza，1 阿羅巴=25 磅=¼ 擔 (quintal) ≃ 11.502 公斤，1 磅 ≃ 16 盎司 ≃ 460 公克；1 担 (pico) = 1 quintal = 100 斤 (cates)。

資料來源：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378r-378v, 380v, 384r-384v, 386r, 387r-387v, 776v-777r, 778r-779r, 781r, 781r-782v, 809r, 812r, 1104v-1105r, 1108r, 1144r;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1332-1333r, 1334v-1335r, 1341r-1341v;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319v-320v, 322v-323r, 725v, 726v.

附表五 運往北臺灣的其他醃製品或購買物品

經手者/委託者/賣者/製作者	付款日期	前往時間/地區	物品種類	價格
船員 Joan Gómez→Ylocos 省皇家官員 Alonso Díaz	1628/3/9	福爾摩沙島	巴布耶斯豬 (babuyes)	200p
船員 Manuel Fernández→Ylocos 省皇家官員 Alonso Díaz	1629/2/25	福爾摩沙島	100 個鹹豬肉甕、50 隻有孕母豬、2 隻公豬	450p
士兵 Juan de Retigui	1633	福爾摩沙島	要 Juan de Retigui 在 Vinacaya 河做醃製牛肉	一筆錢
經辦員 Ynigo de Villarreal	1637/6/12	1638/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	乳酪	550p
少尉 Pedro Polosofia	1637/7/3	皇家倉庫、福爾摩沙島	100 個普通在地乳酪，每個 4r	50p
糖漬師傅 Juan de Quadros Arellano	1637/7/27	三寶顏、福爾摩沙島、德蕾那第	70 瓶醃漬品	280p
Mariveles 島地方官 Luis de Borja	1637/7/29	卡斯提亞、福爾摩沙島、三寶顏、德蕾那第	15 萬枝藤條 (bexucos)，每 1 千枝 6r	112p 4t
本城寡婦 Doña Magdalena Ruiz de Gaona→船員 Marcos de Soto 和船員 Alvaro de Acuña	1638/8/5	1638/新西班牙、福爾摩沙島	195 隻牛醃成 250 甕，每隻 4p 1t 計	804p 3t
Luis Alonso de Roa 司令→船員 Francisco Gonçales 和船員 Salvador Gonçales	1639/10/12	福爾摩沙島	42 隻牛醃成 40 甕，每隻加上皮以 4p 3t 計	183p 6t
糖漬師傅 Juan de Quadros Arellano	1639/10/22	皇家倉庫、福爾摩沙島、德蕾那第	228 個中國瓶在地醃漬品	912p
船員 Juan de Yturriça→本島耶穌會總代理人 Magimo Sola 神父→在 San Pedro 牧場由神父們屠宰	1641/5/14	福爾摩沙島	42 頭牛醃製分裝成 50 個中國甕，每頭牲畜不含毛皮，按 3p 7r 計	362p 4t 11g
菲島聖奧古斯丁教會	1641/6/21	福爾摩沙島	1400 籃精米及船具	700p

備註：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t 指的是多幣 (tomín)，r 指的是里耳 (real)，g 指的是格拉諾 (grano)，1 比索=8 多幣=8 里耳，1 多幣=12 格拉諾。

資料來源：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35、157、339；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777r, 779r-779v, 868r, 1106v, 1134r;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373v, 1338r;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309r-309v.

附表六 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從北臺灣前往馬尼拉的華商

華商姓名	抵達日期	船型/職稱	稅率	商品稅	稅款存入日期
中國異教徒一哥 (Hincob)	1630	舢舨主人	6%	352p 1t 1g	1630/12/11
華人 Chintog/Chinto	1631	舢舨船主	6%	280p 6t 11g.	1631/2/26
中國人 Chinton		船隻船長	6%	365p 7t 4g	1631/4/28
華人教徒 Juan Gouco			12%	230p 6g	1631/11/18
中國異教徒一哥 (Hinco)	1631/12	船隻船長	6%	377p 7t 4g	1632/4/26
華人 Quinhuan	1635/3/9	舢舨	6%	34p 3t 4g	1635/3/16
中國異教徒 Hengu Sanco	1635/3/27	船長	6%	6p 6t	1636/3/2 以前
				6p 3t	1636/4/5
華人 Chinuy 船長	1638/12	船長	14%	28p 1t 3g	1639/1/29
華人 Alonso Bentiong	1638	船主	6%	36p	1639/1/29
			3%	15p (500 担蘇木, 1 担 1p)	
華人 Samnu	1641	船長	6%	95p 3t 6g	1641/11/20

備註：表中的 p 指的是比索 (peso)，t 指的是多幣 (tomín)，g 指的是格拉諾 (grano)。1 比索=8 多幣，1 多幣=12 格拉諾。

資料來源：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85、239-240、242、300；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150v-151r, 588v；AGI, Contaduría, 1218, fol. 125r；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71v；AGI, Contaduría, 1221, fol. 15r。

引用書目

- AGI, Contaduría, 1216, fols. 109v, 114v-115r, 119r-119v, 326v, 510r, 523v.
- AGI, Contaduría, 1217, fols. 28v, 62r, 64r, 66v-67r, 148v-149r, 150v-151r, 156v-158r, 436r-436v, 496v, 523r-523v, 576r-576v, 588v.
- AGI, Contaduría, 1218, fols. 65v-67r, 125r, 161v-162r, 211v-212r, 340v-341r, 378r-378v, 380v, 384r-384v, 386r, 387r-387v, 411v-412r, 533v-534r, 567v, 749r-749v, 766r, 769v, 776v-777r, 778r-779v, 781r-782v, 809r, 812r, 867v-868r, 1104v-1105r, 1106v, 1108r, 1134r, 1144r, 1154v.
-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71r-71v, 373v, 392r-392v, 440v-441r, 1332r-1333r, 1334v-1335r, 1338r, 1341r-1341v.
-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s. 209r, 355r-356r, 416r, 422v.
- AGI, Contaduría, 1221, fols. 14v-15r, 227v-228r, 294v-295r, 309r-309v, 319v-320v, 322v-323r, 331r, 408r-408v, 725v, 726v.
-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s. 30v-31v, 56v, 223r, 277r-278r, 282r-282v, 351v-352r.
- AGI, Contaduría, 1223, fol. 298r.
- AGI, Contaduría, 1224, fols. 118r-118v.
-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s. 129v-130r, 305v-306v.
- AGI, Contaduría, 1232, fol. 50r.
- AGI, Escribanía de Cámara, 409B, fols. 29r-49r.
- AGI, Filipinas, 18B, R.6, N.52, Bloque 2.
- AGI, Filipinas, 80, N.125.
- APSR (Ávila), Sección 33, Formosa, Tomo 1, Doc. 6, fols. 129r-130v. Jacinto Esquivel, *Memo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es a la ysla Hermosa*.
- Melchior de Mançano, *Arte de la Lengua Chiö-chiu* (1620).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藏。
- “Fechas Semana Santa 1632,” 「IDEAL」, 下載日期：2021年3月25日, 網址：<https://calendarios.ideal.es/semana-santa/1632>。
- 方真真
- 2015 〈人員與貨品的流動：西班牙時期福州、北臺灣、馬尼拉及澳門的多邊航線（1626-1642）〉, 收於鄭永常主編, 《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 頁369-418。臺北：里仁書局。
- 方真真（主譯）
- 2017 《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方真真（著、主譯）
- 2012 《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江樹生（譯註）
- 1999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
-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
- 2011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

吳玉英

1992 〈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的中、菲貿易〉。香港：新亞研究所史學組博士論文。

李毓中

1999 〈西班牙殖民臺灣時期的史料：聖·薩爾瓦多城的財務報告〉，《臺灣史料研究》(臺北) 14: 119-146。

李毓中(主編、譯註)

2008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3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5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林偉盛

2012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臺灣貿易的比較(1624-1642)〉，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67-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翁佳音

1999 〈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 45-8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張 雙

1971 《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陳宗仁

2003 〈西班牙統治時期雞籠堡壘的興築與毀棄〉，《臺灣文獻》(南投) 54(3): 17-39。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荊和

1963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

陳鴻瑜(編著)

2003 《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1 《清代琉球紀錄集輯(下)》，臺灣文獻叢刊第 29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盧泰康

2006 〈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鮑曉鷗(Borao, José Eugenio)(著)、Nakao Eki 那瓜(譯)

2008 《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Adurate, Diego (Fr.)

1631 *Relación de varias cosas y casos que han svcedido en los Reynos de Iapon, que se han sabido en estas Islas Philipinas por cartas de los Padres de S. Domingo que están allá; acerca de la persecución contra la Christianidad que ha muchos años començo en ellos, y con el tiempo va a más. Y es desde el fin del año pasado de 1628 hasta el de 30. Va acompañada con otra de la vida, y muerte del Religioso P. F. Matheo de Cobissa, que murió en Isla Hermosa. Amabas sacadas de papeles muy ciertos de*

- ambas partes por el P. Fr. Diego Aduarte de la Provincia del S. Rosario de las dichas Islas.* En Manila en el Colegio de Sancto Thomas por Iacinto Magarulau.
- 1693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Filipinas, Iapon y China, de la Sagrada Orden de Predicadores, Tomo I.* Zaragoza: D. Gascon.
- Álvarez, José María
- 1930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Tomo II.*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 Baranera, Francisco Xavier
- 1899 *Handbook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Translated from the Compendio de Geografía of P. Francisco X. Baranera, S. J. with an Historical Sketch by Alexander Laist.* Manila: William Partier.
- Bergaño, Diego (Fr.)
- 1860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Pampanga en Romance.* Manila: Imprenta de Ramirez y Giraudier.
- Blair, E. H. and J. A. Robertson (eds.)
- 1903-1909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Blake, Frank Ringgold
- 1925 *A Grammar of the Tagálog Language: The Chief Native Idiom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鮑曉鷗 (et al.)
- 200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2002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鮑曉鷗
- 2003 "Fleets, Relief Ships and Trad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ila and Jilong, 1626-1642." In Leonard Blussé,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Ts'ao Yung-ho*, pp. 307-336.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 Boxer, C. R. (ed.)
- 1953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 Carro, Andrés (Fr.)
- 1888 *Vocabulario Iloco-Español: Trabajado por Varios Religiosos del Orden de N.P.S. Agustin.*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Litográfico de M. Perez, Hijo.
- Díaz-Trechuelo Spinola, María Lourdes
- 1959 *Arquitectura Española en Filipinas (1565-1800).* Sevill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 1998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 Fang, Chenchen 方真真
- 2016 "Colonias Españolas en Asia en el Siglo XVII: Relaciones entre Manila y San Salvador (Norte de Taiwán)." In Salvador Bernabéu Albert, Carmen Mena García, and Emilio José Luque Azcona, eds.,

Filipinas y el Pacífico: Nuevas Miradas, Nuevas Reflexiones, pp. 53-74. Sevil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Gil, Juan

2011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Lisboa: CCCM, I.P.

2011 *La India y el Lejano Oriente en la Sevilla del Siglo de Oro*. Sevilla: Ayuntamiento de Sevilla, Instituto de la Cultura y la Artes de Sevilla.

Laarhoven, Ruurdje and Elizabeth Pino Wittermans

1985 "From Blockade to Trade: Early Dutch Relations with Manila, 1600-1750." *Philippine Studies* (Manila) 33(4): 485-504.

Morga, Antonio de

1991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anila: Instituto Histórico Nacional.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1992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I*. Madrid: Espasa-Calpe.

Journey of the Sangleys and Their Goods between Taiwan and Manila (1626-1662): A Study of Documents from Spanish Accounting Books

Chen-chen Fang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Spanish took over Keelung in 1626, the soldiers and officers stationed in northern Taiwan had had to rely on aid from Manila due to limited local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documents from the accounting office of the General Archive of the Indies of Seville, this paper analyzes records related to Taiwan from 1626 to 1662, which detail people, including the Sangleys (mestizo), and their goods sent by the government of Manila to northern Taiwan. The analyses reveal the following. Firstly, the people sent included Sangley pilots and sailors sailing the junks, as well as stonemasons, bricklayers, sawyers and carpenters for building forts in northern Taiwan. Among the Sangleys with names recorded were Rufu and his uncle who were merchants, Pablo Pacheco and Francisco Hernández who served as interpreters for communicating with Fujian merchants. Secondly, the Spanish government at Manila depended much on the Sangleys during their occupation of northern Taiwan and the supplies sent, such as daily necessities and food, were mostly bought from Sangley traders in Manila, including the Sangley governor of the Parian. Thirdly, after 1630, around nine Sangley merchants went from northern Taiwan to Manila for trade, although their trading volumes were rather limited. Fourthly, after the Spanish withdrew from northern Taiwan in 1642, few Sangley merchants continued trading between Taiwan and Manila. Only three names, Chapsaqua, Quianco and Yocsay, were mentioned in documents of the 1650s. Moreover, the trade route changed from Keelung in northern Taiwan to Tayguan in southern Taiwan.

Keywords: Taiwan, Manila, Sangleys, 17th Century, Spanish Accounting Books